

汝寧府志卷二十五

藝文

正陽縣

正陽鎮巡檢司記

馬蕙

正陽漢慎陽縣也隋改真陽縣唐宋元因之其地皆屬汝南焉國朝平定天下省縣人汝陽民之居是地者止設保甲今所謂真陽鎮也鎮在汝陽之南去縣百有像里南至羅山亦如之息縣在其東確山在其西地里綿亘亦與去汝陽相離土曠而沃是以他郡邑民無業者多趨之歷歲既久或遇水旱而值饑饉則盜賊獄訟能保其不繁乎必設官在其地庶乎有所畏憚而不敢爲

也前汝寧守暨汝陽令方將以事上聞適居人江鎮者  
已先具其事徑自上請矣由是真陽特設巡檢司以蓋  
吾張榮子華領巡檢事子華負篆而來乃相鎮之異隅  
得隙地一區用建乃司請于今郡守龍泉項公所勸邑  
令郝侯廷震躬親視之咸曰可遂命鳩工庀材範甃陶  
瓦建廳事三間抱厦則減其二司房在東者三間在西  
者如其數建大門于前設獄犴于後官吏有安居之靡  
兵士有直宿之廬繚以高垣謹嚴固密息盜除奸誠得  
其所也肇工于景泰四年之春正月訖工于明年之秋  
八月子華感郡守公提調之勤邑侯供助之費不可無  
述來徵記以垂永久予惟今之巡檢猶古之關吏縣尉

職在巡捕盜賊禁察奸僞良民得其安而已苟或貪暴  
失職則將以禦暴而反以爲暴與盜奚擇哉今真陽巡  
檢創建衙司工力材木雖出于縣而其朝夕用心亦勤  
矣加以捕獲逋亾緝捉盜賊數溢于額使真陽一境農  
安其業商樂其利可謂能舉其職者也容可不書乎子  
華秩滿予記衙門創始之由因書此以爲後來繼是職  
者勸

新修正陽縣記

王廷相

正陽汝寧屬邑襟淮帶汝沃壤冠淮右爲南北要衝禹  
貢豫州之域古慎國世傳慎子國恐或然也封建之歲  
月境土之廣狹世系之修短載籍寥寥漫不可考秦罷

侯置守裂天下而郡縣之故于漢爲慎陽縣東魏置義陽郡北齊省入保城縣隋廢保城置真邱縣後改曰真陽唐改曰淮陽尋復舊宋屬蔡州元屬汝寧府至正辛卯劉福通兵據朱臯犯光息遂攻真陽城乃匿兵焚屢經民物爲之一空矣我太祖高皇帝傳徼中原天下大定乃隸汝寧府洪武四年以縣民編不足省入汝陽縣景泰間卽其地爲真陽鎮置巡檢司承平日久民物日盛草莽極目之鄉變而爲閭閻闐闐之所何聖代安養之效有如是哉皇帝御極之元年今紀功豸史前汝陽令隆慶雷公宗及前邯鄲遞運大使邑人吳瑛率以地遠民且不便請爲縣隸府以聞詔可之命下曰河南大

叅太原王公瓊東阿劉公約郡守泉州蔣公昇皆來度地以定居焉縣治在城之乾隅卽故縣基城隍廟在縣西察院兩司在縣南大街東小街之北彌勒院東卽故儒學基今徙于城之巽隅學之西則倉儲陰陽醫學養濟社學之所則又在彌勒院前小街之南北也壇壝射圃演武之所罔不各有其地事既定以田官塗希濂義官阮典分董厥役二子晨夕展力雖祁寒盛暑未嘗少靳其勞推府樂安陳公溥則總其事收流寓于土著中得千餘家增以保分甲歸乙附勢日振首得肅寧齊侯淵繼以東光郭侯仲辰後先來令是邑以及邑幕綏德王侯璽講畫區處罔所忽以故學校官署之所殆次第

而成矣獨城與池尙未舉焉郡守新城畢公昭復命王  
侯璽及濂典輩曰保障莫如城池且今賊馬飲河鳴張  
中土脫或噬臍無及悔將何如卽併日促工因其故址  
而高之深之不再月而遂成通府大同李公穆抵邑猶  
以爲未也請于巡撫都憲鄧公益之以磚示堅久王侯  
璽實又總督厥役指畫有方而濂輩亦與焉適邑令亳  
州張侯璽奉命而來下車之初興學育才憫勞恤匱乃  
尤以城池爲急務遂偕王侯輩誓諸鬼神克憚心方嚴  
以威情而濟之以寬寬以恩勤而濟之以嚴日夕環視  
勞資不倦民乃德侯之賜無怨言而大功告舉可謂有  
金湯之固矣間以堂宇倉庫之火于兵者尋復之學校

號舍之弗稱者尋增之凡百營爲悉中繩度巍然甲于他邑焉夫以縣治學校之所計之凡百三十餘楹足以蒞政而儲材也以院司倉庫之所計之凡八十餘楹足以奉言而儲蓄也醫卜養濟社學之所凡若干楹足以備事壇壝祠廟之所凡若干楹足以事神城圍七百八十四丈高二丈五尺池半之皆足以奠民也門四口適蔡通楚接潁達洛坊二十卽城隅關廂之額扁者保十有五卽汝陽分析及歸附之所編者凡此皆予同年鄉進士陳君標悉狀其實以書抵予求記嗟夫百餘年廢邑一旦化而爲新如此其氣之貞而復元冬而復春哉蓋亦遭逢聖世氣數之不偶耳或曰邑固新矣治亦有

以新之可焉殊不知土地唐虞三代之土地也吏民唐虞三代之吏民也凡吏于斯土者求盡乎吏之職民于斯土者求盡乎民之職則上下親教化行強梁可屏奸宄可息侵漁可寢盜竊可彌冠裳衣物英華精采可百倍于昔唐虞三代淳厚之風可挽而回也聖天子軫念真民之明詔亦可以少副矣孰謂邑新而治有不新者哉是宜筆之以告來者正德八年冬十月立

吏隱堂記

吳安國

夫士懷瑾握玉非徒以自炫飾欲有所用之也當其栖遲草壤之時曷嘗不矯首雲路頓足康莊卽徼一命之榮假百里之便固當表見其所樹立而浸淫乎風所許



鍾鼎旂常之業此其志顧不偉哉而古之達人  
大觀方以圭組爲累案牘爲勞悠然有邱壑之  
想若終園寄傲彭澤興思文園雅非所好河陽  
自甘宦拙此何以稱焉夫富貴顯達何異颶風  
得失榮辱總同晞露藉使登名麟閣宣績燕然  
猶曰名與身孰親乎而彼偃亢自高子然遺世  
乃甘湮沒而無聞是箕頽爲潔而元凱非夫也  
要當使廟廡無失山林之氣軒冕不淪韋布之  
操而已予家蘓之閭闔虎阜諸山不數里而近  
時躡屐焉而或放棹澄湖水色天光上下一碧  
情景所會曠如也旣而驅馳兩都跋涉千里  
覽鍾華泰岱之雄挹長江大河之勝輒神遊而  
心寄于其間予蓋有隱心焉迨釋褐出宰

慎陽慎陽汝之下邑也無山水遊觀之境終日兀兀兼以子性迂懶不長作吏淮陽之病未瘳而莊舄之銜頓發矣幸而期月之間案無留牘坐有餘爨邑大夫陳君思俞者兩河間博物君子也與予有傾蓋之雅忘年之誼每公暇則相上下今古商確文菘唱酬風月夢寐湖山子殆不知官之作吏而身之非隱也第恨棲息無地興寄蕭然舊業久荒宦情日拙適署東有隙地廣可三畝七十年來如有所待廼營度其中構堂三楹前臨方池後翼曲亭雜樹花竹周于軒檻鳩工聚材悉捐俸以給而一不煩于民不浹月而告成事凡朝霞夕月四時之景造物所與人而不忘者予皆得以領畧其概而與

思俞觴于斯咏于斯鷓賦謝安仁詩慚謝朓而亦得以  
自適矣夫晨門隱于抱關而予竊起制科親逢盛世非  
其時也方朔隱于金門而予越在下吏鉛槧無能非其  
人也然于古之所稱吏隱者竊有願焉因額其堂曰吏  
隱而記予之意如此

正陽新建儒學記

張璿

孔子之聖其道德功業大如天地昭如日星會人物于  
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異世而同  
神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歷代以來其英君誼辟敬仰尊  
師迭加徽號戴冕垂旒享以王祀迨至我朝列聖相承

右文致治益加崇禮內而京師則立太學外而郡邑則各建學校皆必創置大成殿以爲宗祀之所春秋則有上丁之祭朔望則有拜謁之禮著爲令典傳諸無窮以故文運誕興政教備舉家詩書而戶禮樂超三皇而軼五帝亦孰非吾聖人道德功業之餘澤歟惟聖人道德功業之隆覃被天下後世如此所以崇德報功之舉廟貌殿廡之制不極其宏敞壯麗則人心有所不安者方今天下一統固無遠近彼此之間然論其地里形勢則河南自古爲中州汝寧又中州之樂土而真陽實汝寧隸治邑也漢爲慎陽縣東魏置義陽郡北齊省入保城隋廢保城置真邱縣後改真陽唐改曰淮陽省入汝陽

今皇上統御之初詔設縣治仍以真陽名之蓋萬世不  
拔之定名也學宮創于正德之二年廟貌立于正德之  
五年適值流賊猖獗郡邑之壞前令郭侯仲辰實罹其  
害亳州張侯璽繼之視其城寥寥然民落落然時振振  
然思欲大有完備顧民力有不逮者將何以妥聖人在  
天之靈副朝廷尊崇之意且邑人之觀瞻大有不可雖  
其蒞政之初兵荒之後新之之意慙慙有弗息者以故  
廟制恢宏學宮壯麗又立號宇一十八楹以爲諸生寢  
息之所其勞其費不憚經畫之煩雖然守令之職百責  
攸萃而學校尤在所先者張侯知其序而爲之非特異  
于漫不加省者抑亦異乎不知所後先而爲之者矣宜

乎風俗丕變民物阜康侯之視民如赤子而民之戴侯者真父母也崇文之效有如是哉廟學旣成神人胥悅不有石以紀厥實則邑之勝事有遺簡冊其何以示觀

懲者侯人遣禮至敢不悉心以彰厥美遂援筆而爲之文諸士子果能思聖人立教之心有司立學之意則有體有用而有功于名教也後之繼張侯而治真陽者幸鑒其廟學之有廢而續美之庶有報于吾先聖功德無疆之休也故又繫之以辭曰凡厥生民物欲交蔽不約于中天理斯昧於穆先聖三綱五常道行天下禮讓家邦匪教弗啟匪學弗成孔聖之道日星昭明殿宇秩秩

神像巍巍堂廡翼翼基址恢恢真侯張公篤意奮力撤

舊爲新易踈以密行施溥博彌遠彌芳事刻珉石萬壽  
無疆正德十年仲秋月立

靈星石門記

凡王者之宮闕正門曰靈星象天極也吾夫子素王也  
故其宮之正門亦得以靈星稱其尊至矣乎汝寧之真  
陽自洪武四年縣廢學毀而夫子之宮邱墟者久矣正  
德間始復爲縣前令亳郡張侯璽乃理舊址復興夫子  
之宮所謂靈星門者以木爲之歲久朽腐弗稱具瞻今  
令劉侯泌乃謀易之以石爲久遠計遂出公帑俾民輦  
石于山召匠氏琢以爲榱爲柱務極工巧若與公輸輩  
爭能經始于正德辛巳本冬門成節財用民而民不

知擾邑人安之于是士夫耆宿皆瞻仰咨嗟以爲昔所未有掌教沈君銘分教邱君絃命生徒牛拱極張孟登以事關學政不可無記乃不遠百里走予林下予以春秋之法大事必書今真陽一石門之作似不必書第以吾夫子之故似又不可不書也且古人于王者之宮室一瓦一甃悉有銘識矧吾夫子黌宮之石門可無記耶抑吾夫子之道百世不毀此靈星之石門亦將百世不毀矣百世之下此石門不毀而真陽賢令之名若姓亦必百世不毀矣有宰一邑而得天下後世之名者亦何人哉侯大名魏縣人由國學士轉鴻臚拜今官仕途方亨宦有成績在真陽可書者多此特記其尤著者耳感



重修儒學記

何麟

帝王之典籍何始乎庖羲氏之書契始也典籍之垂憲何始乎吾夫子之刪定始也自庖羲氏繼天立極堯舜禹湯文武迭興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皆所以紀大道之要而傳數聖人之心也吾夫子繼數聖人之後位不在而道在乃取其籍而刪定之筆爲六經以立教是又所以衍數聖人之心傳之萬世而不磨者也夫不有典籍則數聖人之心無以傳不有夫子之刪定則道之傳自數聖人者又皆散逸無統而後世莫之宗故今使其道昭如日星人皆知所傳誦服習而不彛倫攸斃者則吾夫子之功德夫孰得而媲美哉我國家稽古定制

自畿輔以至郡縣莫不有學而必立廟以祀之所以崇聖道而昭師範也真陽復置縣于正德元祀而學因之歷歲既久棟宇垣墻多傾圯邑侯徐君下車慨然欲修整之請諸當道得白金計其費則數倍乃權宜區處命邑幙宣城徐君洙以董治之自殿廡祠亭以至堂齋廡舍莫不煥然一新視諸初建倍輪奐焉始于嘉靖己酉五月十有五日而告成實以八月十有九日也邑博士建業殷君遷姑熟周君恩偕其徒楊子舒胡子廷玉吳子希顏涂子榎登麟之堂屬文以記辭不果進而語之曰諸君知徐君之意乎徐君所以拳拳乎學校而必先爲之所者豈徒觀美而已乎夫學所以造士也今之業

是學者皆所以服吾夫子之教講明乎六經之旨將以措諸躬行而建諸事業者也諸茂士講習恒于斯絃誦恒于斯游息恒于斯其必思吾爲臣而無愧于臣吾爲子而無愧于子吾爲夫爲兄弟朋友而無愧于夫與兄弟朋友其所以盍簪而砥礪切磋而琢磨者必有相觀以善相勉而不爲不善者矣他日措之事業不有可觀也哉其于斯學有不光美也哉若乃視爲泛常漫不加意不求之身心不體認六經之旨義則雖窮年咕畢無益也其學校之修不修何與哉殷君周君揖余而謝曰斯言也是固徐君急先務之深意也吾儕其亦知所自勵矣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春三月立

重建正陽明倫堂記

劉必壽

邑有文廟卽構明倫堂慎國明倫堂何昉當在置郡縣  
之後漢高六年始令天下縣邑城遭秦焰所在不盡學  
校而生徒之徵必自魯始其過魯臨靡一拜爲馬上盛  
舉郡縣通祀之典州縣置學之令肇自唐開元宋紹興  
壽讀盈川日休永叔子固記郡縣未盡建學子宮或以時  
廢興彝倫攸斁實甚不獨真陽爲然慎自漢入省多隱  
君子倫教素著其改爲義淮真邱廢而爲館不過黨塾  
鄉社其咏子衿而憂廢庠不知幾何年正德初真陽復  
置縣焉而明倫堂自此昉相傳爲黃徵君遺址址用是究圖  
理勢直然後之人慕高士廬而僦爲黌宮口講貫於其

堂誰曰不宜抑叔度亦願執弟子禮與從祀諸賢神往  
來於庭不僅戀戀一寒溪已也昔范文正聞廬舍當世  
出公卿謂以一家爲之何如一郡爲之遂置郡學今蕪  
州人士忠孝廉節甲于他郡皆范氏之堂有以公之古  
崇倫章教者如作宮室肯堂肯構不啻別業云每見瘠  
上陋民過天竺古先生舊處輒肅然起敬卽縮衣節口  
亦樂輸囊粟以飾其圯敝何堂廡榛蕪淪於劫灰衣冠  
重地鞠爲茂草哉前令顧公且庵率紳士鳩工庀材規  
畫初定旋以臺重巡楚壽拮据經年捐俸若干都人士  
助貲若干明倫堂始創建廼揖學博彭公而前曰明道  
召判武學伊川請爲學正皆中州先賢也豈爲具文哉

魯泮宮修史不書者學校以明倫雖用民力而不廢况  
一瓦一甃不煩民勞或植或墾用廣士心願多士學爲  
教授蒙古之大儒勿廢黜麟經於明堂庶方軌黃范諸  
君子以垂不朽壽亦得附諸君子以列名于石陰堂經  
始以 順治十八年春季而觀成于本年秋七月十有  
一日也爰綜厥初末以告來者

文昌閣記

李朴

自書契作而同文之化亘千百載若懸星漢蓋皇帝王  
之所廢興危微一貫之所斷續而在天爲星辰在地爲  
書契綿綿而存未有歇也任自文昌以八九之變化出  
沒于世態有無間隨地現形隨形設教今其書具存余

誠不知其真贗總之衍風水之文托賢聖之脉千古聳  
贖于焉啟發其有功于世道蓋不啻萬碑礪億司南也  
真陽故有文昌祠在學宮內說者謂坐列啟聖公之上  
非神所妥遂薦爲學宮不利韋吾劉公以司訓至自關  
中公潛心理學而又于六書聲畫頗能洞究底裏真人  
士無不灑滌心志雲蒸龍變蔚也于未喪之文策以神  
位失次遂用形家言于孔廟之巽方特爲傑閣以祀文  
昌而移啟聖諸神于原祠置十三經註疏等書于閣之  
上扁曰尊經一時門樓丹堊具而金碧輝映殊增輪奐  
之美蓋經始于萬歷己未仲夏而落成則在天啟龍飛  
之元年冬十有一月也余惟汝南一帶名士代興他不

暇具論卽如徵君一布衣者流當時追跡箕頰高不仕  
之節徵獨廉頑立懦至今讀天祿閣外史遺編中間兵  
刑戰守禮樂渾是治平之具時若世主賓而師之真可  
四三王而六五帝而孔孟之緒用以挾其流而揚其波  
道可以續孔孟治可以躋唐虞文可以排牧馬斯非其  
漢世不朽君子耶今猶是汝南之舊也徵君遺書當比  
家傳戶誦而又崇祀文昌以闡文教行將有高人異士  
與徵君比隆較烈以冠冕于天下豈徒制科之盛足爲  
汝南重耶天啟二年仲冬立

黃徵君祠堂記

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



藻于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  
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  
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  
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  
以謂其言論風旨亾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  
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  
高以死當此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  
相摩踵相接也其過至于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於  
此亦咨嗟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  
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亾抹于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  
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

捐生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邱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衷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李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鄙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志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條而雙屈條而龍躍自千載之下私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無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乃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

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跡巖藪而垂  
聲來襪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固獲祠于其鄉也顯  
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遊于其祠而夷考其人緣其  
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某君之爲是舉也知政本矣  
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東嶽廟碑記

張瑄

粵惟清濁分而風氣開天地位而儀象著岱宗東峙俯  
瞰溟渤巍乎尊冠五岳神塞霄壤與肇闢俱生而宗祀  
萬世者也故書載虞舜巡狩柴祭之禮而管子言上古  
封禪之君無懷氏已降多至七十餘家雖不經見要必  
有近似之者自秦漢唐宋之際金泥玉檢史不絕書咸

以東封爲太平盛事我聖元近年錫贈今號中統蕭五  
祖代天子奉祀先儒杜正軒作記云泰山惟天子與在  
境之諸侯得以祀之且季氏之旅孔子見譏况其下者

乎止軒之論固正矣然迄至齊民吏士淆混禱祀或輦  
父載母燃香步履不遠數百里而奔走山下以酬信愿  
者歲以萬計旣無廵督而來亦無冒躐之禁用是天下  
路府州縣鄉村聚落建廟設像莫之勝數以便水旱疫  
癘之祈禱也真陽古慎國土俗純厚尤敬祀鬼神至元  
中縣人陳福成汨其子良挈家來居時殘宋方下長淮  
南北邑里蕭條城東二里許得嶽廟廢址首倡邑人郟

與等披草萊剗荆棘構正殿修東西兩廊繼繼相承立

聖母殿龍王堂關王廟增福所子孫祠拜神門凡十座  
計二十八楹繪塑神像華彩絢爛丹青黝聖材木樑棟  
甍石瓦甍工匠糧餉顧賞須索率悉陳氏備又偕袁友  
盛命木工造煖帳殫極工巧飾以金碧所費不貲畧無  
靳色日增月益載梁載戢首尾踰三十年至大末功始  
畢噫可謂勤矣進德修業之士立志不堅墮窳不格校  
夫斯人得無顏厚乎抑又聞之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人能盡誠盡敬盡孝盡忠當官不虐臨事奉公惟其弗  
祀祀則神羽著而百福汝歸矣敢以是爲祀神者告真  
右旣礪教諭王良輔因畢善賚書求文于僕辭弗獲免  
叙岱嶽顛末及剏力始終以貽仍繫以銘曰巖巖岱宗

屹天之東上摩蒼穹宮殿雄古式敷下土威靈是主休  
聲洋洋昭被遐荒神應孔彰孰善斯引孰惡斯殞陰隲  
明允帝命司生載和載平畢康畢寧帝命司育實蕃實  
蓄登我百穀帝命司春噓屈吹伸藹乎其仁播氣含理  
與天同體品彙咸喜神之格思念茲在茲夫何遠而華  
堂疏綺俾筵俾几滄滄濟濟醴酒割牲來獻其誠有苾  
其馨無可不可以侑以妥福我壽我保國金湯時雨時  
暘豐年穰穰有黍有稷有祀不忒勒石頌德大元至大  
四年歲次辛亥立

勅祀贈光祿寺少卿真陽令王公專祠碑記

崇貞八年正月流寇入汝寧圍真陽王公鼓勵忠勇登  
陴固守又出奇斬其渠魁賊退二月十三日土寇乘機  
聚衆將投賊賊自潁鳳來者公親往彈壓訓定賊至合  
圍困公公按劍怒罵遂遇害直指者上其事天子下所  
司勘得實又下部予贈予廕予祭葬勅建祠真陽縣治  
崇表節烈蓋聖天子所以彰往詔來甚鉅典也比予方  
里居在危城中聞公所以死狀甚悉而心痛之蓋真號  
難治公下車以至誠感動之積逋輸將如歸市稱神君  
焉自聞寇警意象閒定一切捍患禦侮事靡不殫其力  
經紀之迨賊逼真城公能用少擊衆居逸待勞賊削去  
真已屹然無恙真之南將聚衆迎賊公曰賊方東來吾

民蠢動助賊爲虐誅之不勝其單騎往也至則宣諭朝廷威德衆皆悔罪泣血稽首各投刀劍去而孰意賊以馬步數十萬猝至哉左右擁公騎馬走公叱之曰吾一去此方無遺類且吾正欲擊賊胡不令鄉勇得一當百于是公挺身出關而賊無數蹙公使降公罵不絕口拔劍自刎不得賊將脅公臨真次臨羅天中諸城第示以公而賊亦何所求而不如意公不死諸城其必斷送謂朝廷疆土何謂無數生靈何而公則厲聲瞑目罵賊曰賊奴不殺我無想我爲若嚇誘諸城矣語畢刃之嗟乎哉次子文鳳乃得真庠義生田育性率兵救拔公以狗

難遂與本店生員寇銓覓首合身以歸顏如生猶舒指



以握子手觀者詫嘆異哉蓋公罵賊求死凜凜有生氣  
固宜而又以其不畏死之力保全真羅無數生靈之命  
並保全汝南諸郡邑列城之生民此其功豈尋常以一  
死塞責而無所補于朝廷之封疆赤子者可同年道哉  
聖天子聞而爲之惻然卹典有加專祠特祠蓋公之生  
也有爲而死且不朽矣在昔溫序爲獲羗校射行部爲  
荀宇所刼欲降序不得卒自殺張許守睢陽困久絕食  
至殺妾烹僕不少變卒死公忠烈之氣直可媲美前哲  
而保全多城之勲并及死後夫公之祠于真夫寧惟真  
卽列城其尸而祝之矣公之閱月間愛民撫字不忍以  
繭絲害其保障去胥蠹平雀鼠公固循吏公爲諸生篤

于行誼父病請身代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又廬墓側三年公固孝子語云平日能爲良吏則急難爲忠臣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斯二者足以槩公生平矣忠義之氣上燭日星下亘河嶽公將歆格于斯以英靈永奠中士用報聖天子特祠至意公之功寧有窮哉公諱信號孚字陝西寧州人以明經訓靈壁薦擢眞陽余官關中時公與兩嗣皆以文字之知出余門敢謂不文乃捉筆而爲之記

徐公均田記

何麟

天下之差起于賦天下之賦出于田田有不均則賦有不平賦不平則差之輕重相去豈直倍蓰什百而已哉

富家田連阡陌差糧則輕且寡而貧窮無告者乃包賠  
倍納甚至賣妻鬻子亦有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均田  
固井田遺意君子稱物平施之仁也真陽創自正德紀  
元凡百制度至是而廢墜者多矣我公來令之初見其  
傾圯也凡縣治公署學校城郭皆舉而更新之猶以爲  
此其具觀也非爲政之本也朝夕所圖爲惟急急均田  
之舉焉乃檄諸當道請獨任乃諏吉矢心以示公乃始  
其事于邑之南龍岡畫一十家分爲四區以天地元黃  
爲號區皆方里區地皆伍頃四十畝內有庄屯道路溝  
渠古塚則除之自岡抵東南界皆天字號也自岡抵西  
南界皆地字號也自岡抵西北界皆元字號也自岡抵

東北界皆黃字號也得區若干區得頃若干頃如魚鱗然較若畫一而縣無餘地矣視地起糧而賦無偏重矣視賦起差而徭役無不均之嘆矣昔張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欲試井田之法而未見之行事我公見之行事矣况古人得志則澤加于民而功德垂之不朽然則我公功德之在人者其亦不朽也哉晦翁有言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今民心惠德之不巳也因舉其事之始末而記之如此嘉靖三十一年立

縣令題名記

李經

守令之關于民社也大矣是故民情有好惡朝廷有黜陟公道之在天下豈獨于今爲然哉君子之居是官也

思上之所以任我與下之所以仰我者何如而立身行  
政皆正誼明道以求轍乎循良之途則兩無所負而聲  
名之隆可以垂諸不朽耳否則不重其任不愛其身則  
君民之責罔以塞而吾之所以膺是名者寧不可畏乎  
哉真陽設邑以來傳十餘令間或以行節稱或以政績  
著臧否之在人心固有不可得而泯者第姓氏失傳殊  
無徵鑒廣宗清谿崔侯廼始勒著于石用以昭示久遠  
真盛志也侯以簪纓世族來蒞茲土其孝行登聞迺出  
一時人物而達之民牧六事兼舉真可謂窮達一致矣  
侯其知所以自愛其名乎後之尹若邑者當亦鑒我侯  
刻石之意侯諱岳字詢之直隸廣宗人嘉靖二十二年

麻侯去思碑

董光宏

今上之三十六年子奉命程士汝南則識西平有麻邑  
俛云麻侯先令于真其治績滅澤皆在真蓋三閱歲而  
以計優調劇真之士民如失保母未幾予以量遷侯亦  
以憂去絕漠不相聞矣會戊午賓興屆期繡衣使者簿  
子入闈襄事惟時真士鍾生聲宏董生漢文劉生諱庚  
諱份者謁子而言曰邑令麻侯使君之所知也其字民  
慈以肅其鑿士明以公其立法惟弊之塞而利之開其  
興作惟度之修而典之飭今去茲土已十餘稔矣而召  
歌輿誦益籍甚且四生受知于侯最深宜立石以誌不  
忘雲根鐵筆咸秩久矣獨未得高明一言以傳不朽是

以久湮茲役兮使君子侯有一面之誼而宏于使君又  
有一日之雅敢乞麻侯之傳于使君使君又何可以辭  
予應之曰唯唯迨出闈而鍾生入轂鍾生子之小友侯  
之高弟也伏膺階下復再四以請予曰侯之去任辭世  
計數年矣今墓木將拱而淪澤在人心棠蔭在士類日  
愈久而名愈光容愈沓而思愈切侯尙可及也哉予重  
違四生之意兼曲慰眞士民之心于是乎不復讓也侯  
名永吉字又存大名人中辛卯科鄉試誥封文林郎列  
銜州刺史銘曰沙麓之區雕水繞焉鍾英蜚秀申生大  
賢瑋瑰侗儻是曰麻侯飛鳥霓冕來蒞中州惟侯之來  
人歌五袴民皆黃虞士皆叔度惟侯之去桃李依然耆

老垂涕儒弁悽顏萊蕪成邑刀劍成牛云誰之德曰惟  
我侯豐碑久徒疑若有待建于何年戊午之歲載侯之  
德沒後彌光碣傳有限史筆無疆石馬翁仲皆成烏有  
獨有口碑永貽不朽

天祿閣外史記

王鏊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像明裕質而盡美  
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  
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  
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泠泠凜然透骨精神爽達  
樂而忘倦者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  
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



度并舉孝廉如周之居艾伯堅邳伯尙封或興盛孔叔  
此五人者皆產于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  
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其漢世隱君子  
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于林宗受式于元禮而一時諸  
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于世僅出于晉後藏  
于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  
之秘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  
世又有疑之者以范蔚宗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  
時所封諸侯王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况叔度之高駕  
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  
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以或類于左氏之誣未

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烈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子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之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老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秘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予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簡端

創建準提庵記

任國標

余髫齡從事鄉塾誦讀時藝之外而于大乘諸品靡不究心獨敬禮準提大士晨夕皈依蓋有傳世真言家持

戶誦而感應如響普濟天人功德真無量也自釋褐仕途不啻沉淪苦海簿書徵督之擾胼手胝足日無寧刻遂致繡佛之願有間初心然居恒坐臥以心相印儼對菩提一念不敢有忽迨承乏茲土瞻仰瞿曇兵燹之後雖無玉棟珠宮然莊嚴法相尤有存焉邑之內外獨無有準提梵宇因自思曰慎邑人文淵藪之地豈乏達長者其人而作黃金布地之盛事乎遂有創建之心焉第邇來公私旁午來往驛騷疲困極矣物力之費不在官則在民是以數年于茲有志未逮適有諸生晏子允恭義民郭之基等不約而有同心力任創舉擇地于城東南隅建庵塑像爲一邑之觀瞻焉文于余余惟人事修

而天工斯建官箴肅而民社爰安所以壇壇立像始自  
生聚之年觀善崇功皆爲守土之責以今視昔而今日  
之人烟輻輳較昔時之哀鴻仳僑功相倍也願一邑之  
士民隨緣而助其襄盛舉庶招提利建而台象晨嘶蘭  
若宏開則青獅夜見俾吾邑善信朝夕奉持皈依佛法  
去其邪侈佛在心頭如月印萬川萬川萬月萬川一月  
也佛體千手千手千佛千手一佛也月在天之中心在  
人之中作福故在人心心之所在卽佛之所在斯庵之  
作豈卽天中之月心頭之佛乎因思石鏡亭適詩題呂  
字故至今遺棗如瓜余也凡種不能植同道人之棗竊  
欲獻桑門氏之瓜敢亦書呂字以勸夫慎之爲善者非

余與二三子耀世俗之觀瞻邀後來之福利因將之以醒心者也

尹令臺諫交薦序

李宗廷

潯潁汝郡之宇下所謂股肱之邑也邑之北爲房爲栢  
潯本讓悍焉邑之南爲江爲黃潯人讓譎焉其東南爲  
潯爲鄴潯又讓儂且巧焉夫不悍不譎不儂不巧不幾于  
善國乎所稱善國者教化明風俗正上下各安其一定  
之分而不敢越法紀一步乃陰持有司之短長雌黃在  
口吻間時而螫官螫吏因而螫良善人有王察院之號  
此何以稱焉嗟乎潯割吾汝之南鄙叢爾于淮水之陽  
其夫馬之馳逐供億之腆鮮伏臘之筐篚不得不傳責

之乎里甲里之薄役之厚也役之肥民之瘠也馴至今  
日畝括鎡幾三百而吏而胥而祗侯詭于身之無所給  
而又飽愚弱之所輸父子兄弟世相啖也肥極矣因損  
其餘廣結納于梁苑申宛瓠城之豪有力者出則捆載  
入則歌舞怒馬輕裘翹其威于矜生之上以自雄官有  
不良于去者間歸咎乎若曹若曹亦矜爲己力不少遜  
謝以此士君子視俠爲鬼蜮視滇爲陷穽嗚呼此可以  
警鬪茸齷齪之輩聲尋常簿書之吏而難側于高舉卓  
儀之庭不聞世有賢令乎左右竦之以邏事者在門令  
曰吾訊無贖也贖無一之不穀也穀無粒之不報當路  
也吾徵無羨也羨無一之不帑也帑無錙銖之私吾囊

也安得諸上大夫曰坐我堂皇之上而睹其行事請益而質成焉吾何卹乎邏者彼邏者咋舌而潛去尹公符之矣余讀邑博士劉君所持德政狀如新大成殿葺明倫堂移文昌祠敷教有本矣朔望羣諸弟子員講說詩書諄諄于敦倫勵行之爲兢兢月三課舉子統甲乙其次第樹之的以鼓其趨彬彬乎薰其德而式于度市人子之就社塾也端言日星炳矣二百年來久道化成乎天下俗吏忽爲迂事而解說督勸抱赤子于膝下聒聒然若螺贏之祝其子也窶生活計澁矣稻若而釜鏹若而縉起菜色而潤之以酥建廠烹穀飯餒者襖凍者醫病者鑿孤獨者及荷桎梏者靡不飼焉生養備矣他如

殲萑苻繩博賽斥狐鼠搜侵漁種種善政靡得而記云  
大都行不影愧居不衿愧三尺可白于朝廷四知可對  
于天地不屑屑于撲俠不棘棘于威俠銘之以孝弟惺  
之以忠良惕之以鐵鉞俾其洗念滌慮棄其舊染剷其  
錮習漸就于平康正直之路蓋以不治治之也卽龔黃  
卓魯奚以踰焉政未及期民譽四起屯御史芳菱盧公  
給諫秀水祝公御史憲松張公交薦于朝以風有位博  
士弟子員相率稱觴而李子述其大概無美詞也雖然  
滇汝骨肉之邦也汝之歲徭四倍于滇滇之津貼十倍  
于汝絕不經之暴費斬額外之苛斂猾役積蠹勿庸侵  
牟其間夫豈異人任哉布聖天子之德澤手授之民竭



方百里之賦稅手授之官明府與閭閻呼吸相連肝膽  
相照而痛痒之相關滇之民蘊然更生矣滇之政奕然  
改觀矣滇之令哀然房栢江黃濼鄴之上矣茲者交薦  
特其嚆矢云爾博士劉君曰我公于阜城治矣鄭州治  
矣鄆城治矣歷歷乎豐碑載之矣毓山海之奇秀衍洙  
泗之家法其于滇也何有遂錄其言以爲之賀

重建石佛寺序

曹文蔚

循真之接潁門而東故有石佛寺云自明季寇燹旱疫  
民鮮子遺文獻無徵不知其所自始詢諸父老第云崇  
貞中霸賊沈萬登絡繹蹂躪招提遂付之祖龍焰中惟  
石佛巋然存耳嗟乎佛謂世有小災三饑饉疾疫刀兵

是也大劫三火水風是也夫天地否泰陰陽剝復芸生  
蒙難常也乃修三千二百劫而證金仙者方且引羣生  
離火宅而已猶不免於曠劫然則滄桑岸谷之感又可  
勝悼也耶予攝篆真陽以覘風土過其地見荆榛瓦礫  
中石像參差坐者立者欹者仆相枕而臥者甚且肢體  
折裂而皮膚剝蝕者蓋攢眉久之謂佛界之沉淪抑此  
邦之流離至此極也未幾東關老人劉珍劉應魁等叩  
予而言曰善準不興善教不新善俗則不成佛者勸善  
之準也顧茲寺之燼于火五十餘稔矣誠不忍石佛如  
林濺風雨冒霜雪而靈爽之弗妥也珍等願爲檀那首  
將鳩工而新之敢丐弁語以爲導帥子聞而避之竊惟

行受任委質隨職之大小力當為者盡為之皆分內事也然為明天倫之次節者能之其以事功為志冀垂竹帛次之若夫籍貫以榮身資勢以肥家漫不知所職者何事此犬彘之不若又烏足語君臣之大義哉劉君盡心乃職不遺餘力代至而益勤卒竟大功真有志之士哉君名忽里罕大名之南樂人子殷其字也以善國言鄆城承遷是職主簿阿里海牙尉楊彥典史寧巨源悉有協謀參贊之功大厦崔巍豈獨梁棟之力亦羣材是資耳宜聯書之

遣勅儒學記

明李幹

皇帝奄有四海內自京師外及郡邑學校之制甚備且

嚴其所以宣教化育賢才蓋比隆三代超軼漢唐宋矣  
新蔡乃為汝寧下邑故有學在縣治東大街之南迤邐  
古城而文廟頗卑弗稱瞻仰其諸學舍亦極隘陋師王  
朝夕講肄咸所未安數十年大風不振科目乏人用是  
故也司其風水尤有弗利當道諸公徒為之太息然卒  
莫能有改作之者景泰甲戌天下汪正言先生來司庠  
訓慨然以興修為己任乃相地于街北亢爽之地卜筮  
協吉天順改元歲在丁丑遣人奏請遷學詔許之計其  
功力甚煩財用不貲顧力薄不能得乃為勸募于邑之  
士庶又躬歷鄰近州邑謁諸士大夫而求助咸以先生  
積誠感動忻為出貲如是閱久而稍具三年己卯始市

新蔡縣

晉紀總論

晉于寶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  
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  
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  
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于農隙引州  
秦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  
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  
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  
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  
世宗承其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

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  
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  
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  
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  
詠維新四海悅勸矣事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  
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  
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重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  
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闔不閉民

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譖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于勢利於是輕薄于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組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鈎石之鎮關外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于荆揚

劉淵王彌捷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

稱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於

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孱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

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

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蜀先主諸葛孔明

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

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

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

侯王連頸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如主擄辱於

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



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口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方向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

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亾之數長短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  
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貽其德音故其詩  
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  
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  
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禘之事化天下以  
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  
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  
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微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

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殷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  
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  
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  
之始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  
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絲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  
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  
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  
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

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  
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  
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  
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尙失所學者  
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  
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  
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  
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  
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

愿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  
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  
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  
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  
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  
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  
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  
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  
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  
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  
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

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爍也國之將  
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克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  
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謹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  
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  
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  
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  
之德臨民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于外內其  
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  
羈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

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  
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  
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  
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  
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州西南乃得朋按明  
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  
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  
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  
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宏道非道  
宏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天以二氣五行生庶物形既成矣而理具焉是之謂性  
曰健順仁義禮智信見諸行事是之謂道曰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其達而爲政由心而身由身而  
家推之于治國平天下者此道也其窮而立教由格物  
以致其知由誠意以正其心修其身者亦此道也斯道  
也其體則一其用則貫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亦無彼此  
古今之間惟盡其心者能盡其性盡其性者乃盡其道  
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盡其道而得行兼善天下者也  
若吾夫子盡其道雖不得行于當時而尤著于天下後

世者也是以立萬古之人極爲百王之典則小以成小  
大以成大鳶飛魚躍何適而非天理之流行如水在地  
中無所不通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仰鑽瞻忽惟顏氏  
得其宗顏氏沒而曾子子思孟子傳其道自權謀術數  
之說行而孟氏之學失其傳儀秦楊墨之徒熾而孔子  
之道不益著秦漢以降流而爲訓詁變而爲辭章聖人  
之教幾乎熄矣然天理之在人心吾道之在彝倫隨感  
隨應有不能自己焉者善教之入人深也如此宜乎歷  
代聖王享祀夫子報功報德之無已也聖王混一區宇  
救寧九有誕敷文德崇奉廟學各府州縣在在咸興期  
于美教化善民俗新蔡古邑也廢草日久大德八年朝

廷以民物繁夥復立廟學前官賀鎮粗立正殿聖像仍  
闕十一年安陽李潢仲遠來知縣事下車未久綱目畢  
張政清事簡乃詢縣尉劉永賢文可典史常澤潤甫以  
修復廟學爲已任二君協贊捐俸鳩工而經營民翕然  
而樂助之運甃于陶伐木于林楚石于山不勞而辦不  
擾而成其正殿崇嚴兩廡深邃神門聳峙于前講堂儼  
立于右噲噲其正殖殖其庭約而計之凡十九間塗之  
以丹堊繚之以堅墉經始于至大元年十月改歲三月  
卒功旣又粧塑宣聖十哲七十二賢像香案斯完規模  
畧備春秋朔望有釋奠講肄之所髦士有歸俊造有學  
俾凡民之子弟而知孝弟忠信之規若李君者可謂知

爲政要矣廟學旣完文可狀事本末走書請記余嘉其  
操心誠而用力勤樂爲叙次仍附以聖人垂訓之大旨  
俾邑之學者有所考而知反身立行之本庶不負大夫  
鼓舞作興之意云

創建鐘鼓樓記

李 黼

予嘗兩將命代祀嶽凡邵邑于江之南者履歷殆遍觀  
其城郭道途亭傳公廨雄巖固密無不因仍于舊何昔  
賢獨能用心乃爾哉今州縣徧天下屈指立功立事之  
人如晨星寥寥然是可慨也已雖金穀出納不敢專然  
果能立之以公而使民以逸悅未有不成功者也吾賴  
守房侯士友旣盡舉封內之廢而屢稱息之新蔡尹劉

君之績之能曰予于彼知之有素又常以公委至蔡以  
省檄南踰淮而譽其政者盈耳蓋下車不再月得恃惡  
不悛肆爲強竊盜者六十人服辜死狴犴中邑強暴覩  
其發姦之神疾惡之厲皆貽愕相視歛跡革心而不出  
良善之民始遂其生君日益以安養爲事作務本園植  
桑以厚農新廟學廣生徒以興化闢土田招逋亡增修  
公廨儀仗裊帷器皿罔不一新送迎廩餼之需罔不豐  
腴訟息民安百廢具舉汝府委治講張之訟十餘端悉  
能原始究終洞燭其姦而讐服其心餘力所及旁達隣  
境可謂有用之良材克舉所職矣言未旣頹之耆儒狀  
劉君政績及新建鐘鼓樓顛末來求記且道其言曰不

佞備員尹茲邑邑中切民生關風化建置宜先者甚多  
已嘗效其一二欲盡舉之力孱不迫也邑之封域截長  
補短爲方百餘里而所以定朝昏齊政令之器之所缺  
然不備昔人用是考政治之得失今獨乃爾豈不隳曠  
于承宣哉于是捐俸且發所規千錢爲信簿尉而下咸  
輸今佐費卽縣之陽擇勝地築基礎爲樓四楹三簷四  
阿上下計間三十又六高凡三十尺用瓦若甍二萬七  
千他物稱是共糜中統楮緡計萬四千有奇購金潁州  
鑄鐘三重劬六致其上五采璀璨與空相凌壯觀甲他  
郡經始于至元六年八月落成于是年之冬而劉君亦

秩滿代至矣嗚呼勤哉嘗惟大丈夫生天地間幼學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材傭工作大成殿凡棟樑榱桷必碩必良瓦甍圻墁必  
堅必備黝堊丹漆必固必嘉越明年辛巳兩齋成歷壬  
午戟門櫺星門文星祠土地祠皆以次成復命粧塑

先聖并四配十哲文昌帝君土地諸像而得新任大尹  
趙侯璿協贊復造神龕供案香花祭器靡不備具于是  
合邑士民請紀其始終歲月刻石以示悠久于是遣諸  
生詣府請命于太守李公鏞太守喜而俞之遂來徵余

記予惟自古聖帝明王創業垂統未有舍堯舜周孔之  
道下資賢才之用而能成其治者故必設學校以爲講  
道之所簡師儒以任講道之責而賢才由是而興風化  
由是而美我國家列聖相傳率由茲道治教休明良有

以也然而天下之廣郡邑之繁學校興廢又係有司之能苟得其人則作興風勵不卜可知非其人視其廢墜恬不加意者多矣何以勝任責稱上旨哉新蔡縣學歷年滋久完葺之功尙不能繼改作之謀亦何可及以致士風日頹良可痛惜使無正言先生立意明決用力堅強則何以致今日之盛乎蓋以先生平昔博極經書深有得夫聖人之旨篤志正道克殫啓迪後學之心自經營是役終始弗渝鬚髮遂至皓白其用心亦可謂勤且勞矣亦可謂知所當務之君子矣歷茲以往蔡之諸生朝斯夕斯予以講道而修業游焉息焉予以成德而達材他日出而建功業于時鳴道學之盛則先生遷學之

功有光而不泯矣于是乎記

新遷儒學記

郭朴

新蔡旣建學宮鄉大夫大司空貞菴曹公享于居家時  
馳狀屬予文以紀成績予諾焉久未有以復也貞菴屢  
促予乃詮詞追紀之曰新蔡學舊居治城東門外天順  
間自東南陬遷東北陬廟洎堂僅如制餘畧具規模久  
且欹剝正德間知縣保定劉君漢病之銳意更修俄夢  
神若授之善地者旣相觀得城內東南陬尼寺闔爽奇  
秀咸符夢卜于是撤寺屋毀異端像首構講堂待事會  
以憂去弗果自茲師儒恒斯遊處稱爲南學殿宇寄城  
外惟歲祀展謁間一往稱東學云典制匪稱政教罔協

且葺視弗虔圯敝益甚嘉靖甲寅春瀘州朱君茹以名進士來蒞縣事謁廟慨然興嗟矢謀遷建而歲直荒

歉乃省郊勸賑民糴以和麥穀用登益用盡力於民事養利克備乃稽合帑羨鳩材庀工始協鄉大夫士議卽講堂之地建焉禮學由格致以極于治平孜孜懇懇恒致嚴于義利誠僞之辨弗可以異端之說淆之也爾師爾儒入廟而對越于神登堂而顧思其義退處齋舍以誦說六經論孟之旨篤信而力行察于微而驗于著學在此則道亦在此尙可舍此他求邪由茲進而効用于時茂建俊偉光明之業聖朝學校之教賢侯崇重之意庶幾其無負哉是役也首議而任其事者朱君也協贊

而樂其成者鄉大夫士暨學之師儒也諸効勞佐費而董役者朱君各已爲之立有碑

遷建文廟記

陳 鈺

新蔡縣儒學先師廟落成其令尹瀘陽朱君寓書于鈺曰蔡有儒學舊在城外天順間訓導汪正言改建城內東北隅規模草創制度僅存正德丁丑知縣劉漢見其湫隘傾欹銳意更修廼夢先師授之善地若語之以

闕異端而廬其居者遂巡視城內惟巽方僧舍風氣融秀允協夢卜上議報遷而劉以憂去不果延致故宮圯壞不蔽風雨行人取道如衝識者病焉嘉靖甲寅春茹初以執事謁左爲文廟南嚮明倫堂居右稍後翼廡

傍齋咸以位列廟關中門外建名宦鄉賢祠二前鑿泮池亘駕石梁又以石作櫺星門于泮池之南廟後建

敬一亭 啟聖祠齋南爲儀門外爲儒學門堂後教官

宅三學宮間植以嘉樹繚以周垣垣外有水環抱帶如

又導水東南隙地建文昌祠八卦樓用壯形勝甃甃砌

石丹漆黝聖匪侈美觀實圖永久工肇甲寅暮冬闋六

月而訖事經費有法事罔匱困消吉妥神人用是忻悅

其餘號舍厨庫方以漸興會朱君入覲時值華州地震

民多顛陷因君有拯濟才擢守華州以行於戲人才之

盛衰治理關焉學校之興替教化由焉學術之邪正世

道繫焉流俗政出一切壯衙宇飭厨傳炫美賈譽期效

目前奚暇及學校人才事哉賢哉朱君厥政宏且遠矣  
大典久弛而興制創起于曠學之師儒朝夕絃誦于斯  
寧無感發興起之志乎夫道一而已教與學非有二也  
吾徒學孔子之道實古昔聖賢相傳之正脉盡倫以敦  
本反躬以履實自食息而達于先師悚然惻嘆曰文  
教弗興有司之責也革故鼎新非今日之急務乎于是  
鳩查帑蓄矢謀遷建言之撫按司府僉謀允諾時則馬  
上舍昌毅然捐金千餘獨建正殿未幾而棟宇峻起爽  
塏畢奏縉紳士夫莫不爭先輸資贊竣大工若東西廡  
若明倫堂若戟門若櫺星門若泮池啟聖有祠敬一有  
亭八卦有樓靡不煥然一新中州庠序稱第一焉工始

于是歲十一月訖于乙卯五月十五日私不聞賈役不  
告勞斯亦偉哉逮七月既望奉迎先師暨諸賢神位  
大享新廟釋菜禮成於戲國家崇重儒術惟賢關向獨  
隳圯迺今創建得所豈非地靈久蓄工成有時必賢君  
子倡之而後有司得以承之耶是不容無記以表鄉彥  
之德也予展書作而言曰君紀詳核夫復何辭雖然記  
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務其本也蓋所以敦教化毓賢  
才妥聖靈崇祀典匪細故也建學城外固爲不可創  
之城內遑矣然不大其規模務爲壯麗亦非所以崇儒  
重道之義祭邑克新厥學廟貌有嚴雖諸贊助之力抑

邑侯經濟之一端也况夫君師道立政教惟修他日人



才輩作棟梁國家必由斯而出昔魯侯作泮淑多士而  
服淮夷詩人頌之其義一也茲可以無頌乎頌曰明明  
蔡邑厥惟儒學爰始爰謀 文廟式作經之營之曰止  
曰時美哉輸負奠鼎及肅厥地維陽厥材孔良丹聖輝  
映汝水湯湯 聖德同天予以禋祀教化同風予以倡  
始地靈人傑瑞應時昌麟產于郊符鼎協祥孰創是圖  
舊令劉謨孰營是成新令維朱抑有義士捐金不惜鄉  
維縉紳衆材畢集匪劉匪遷匪未匪完于載宮墻茲惟  
造端彼姝馬子善崇首地允成厥功鉉於世世

新建東廡記

張承祚

新蔡縣儒學舊在城外湫隘傾欹甚不稱我朝尊師重

道崇祀之典正德丁丑縣令劉君漢始議改建城內方

卜地經始而以憂去迄今四十餘年尙依荒僻嘉靖甲

寅蜀秦菴朱公以進士奉命來尹茲邑始謁先師閱

學宮卽憂惻不寧厥歲冬度政治人和乃集邑中諸士

君子謀改創焉公方悉心殫慮辨方定表春軒高子毅

然以東廡自任懸價致材陳畚築基捐金首爲之倡衆

皆義之遂爭相分任其工自大成殿以下凡學之所宜

建者莫不各有其人迨乙卯五月告成時將請記于太

史公東野郭老先生鐫石立學用垂不朽矣朱公又屬

予分記東廡之由以彰高子之義予曰義在於心未嘗

泯滅顧上人何如耳自今言之朱公其善于教義者乎

高子其善于倡義者乎不善教義何以使民不善倡義  
何以動眾惟其義也故一人首倡而百人景從一工肇  
興而百工俱作不數月間殿廡巍然崇祀有廟矣堂齋  
煥然明倫堂成矣居處藏修之舍備師生各有所歸矣  
是以吏不必勤官不必費士惟慶其成之易民惟樂其  
成之速焉爾舊學尙頽然于彼之野而新學已鼎如繪  
于城中朱公神道設教之義高子倡率鼓舞之功也不  
亦偉乎或曰新學之成諸大夫士克咸厥功匪只一東  
廡而已何獨偉高子蓋事必有始不有以倡之孰從而  
和之惟朱公能倡高子惟高子能倡眾人也否則蔡  
學在城外幾二百年前乎此者上惟劉公一人議及而

已未聞有能倡義如高子者豈人惟見利而不聞義如  
李觀袁州學記之所云乎抑天道阿護善地待朱公而  
後丕顯興舉義事待高子而後倡乎然天地元遠雖非  
予所能知若夫符鼎吐靈麒麟產瑞謂非天子休徵可  
乎諸士游于斯者應休徵而思進道勤乎積累則巖巖  
岳麓不足爲高洞乎元奧則幽幽白鹿不足爲深得乎  
精明則屹屹象山不足爲奇味乎膏澤則洩洩麗澤不  
足爲潤修諸身行諸家達諸諸天子之庭自有以實天  
下之元氣壯天下之神氣而無媿于闕里濂洛之賢矣  
今日之餘斯廡者豈徒欲萃諸儒之精靈使人齊明盛  
服爲禮容薦蓂豆而已哉高子名尚仁字則堯領甲午

鄉進士春軒其別號云

新修西廡記

劉繪

新蔡令朱君偕鄉大夫士既遷立學官成走吏具叅政  
曹君修西廡事狀屬記于前進士劉繪辭以不文弗獲  
因據狀以言夫先王于工役之興也觀天文稽民務以  
重改作慎勞費也春秋于新作必譏閔子騫曰如之何  
何必改作夫子尚之以爲言必有中至庠序瞽宗鎬京  
辟廱唐虞三代聖王所首事史稱廣厲學官之路雖數  
更易修飭不謂侈也昔魯侯申能作泮宮淮夷遂服詩  
人歌思樂之風魯自是得登頌其後如鄭公孫僑漢文  
翁者皆以能立鄉校引小吏起學顯名當時豈非以其

宮禩聖人崇報功德于無窮導化人心以益德教非他  
務率作可同耶自羲軒以下聖人有功德在千萬世皆  
宜報祀徧天下如禹湯文武伊尹萊朱周公人心其誰  
不思慕願薦明水奉元羹焉周衰孔子生蓋應五百之  
期天欲使之兼總羣聖聯其制作以爲不易之符乃不  
寵以君相之位令顯業于刪定及其旣沒孔子有羣聖  
之功德法不得列于君相之廟羣聖有君相之廟制不  
得徧于天下之祀孟軻曰孔子所謂集大成者以布衣  
教師天下凡博士庶人弟子咸得祀焉故學校祀孔子  
報其師是亦報羣聖矣暨薦宣聖配以顏曾合七十子  
之徒秦漢而下惟伏勝董仲舒孔安國王通之流至宋

如程朱諸子始從于庭謂其明孔子之學以發揚二帝  
三王之道萬世無能改焉是以自天子諸侯守令凡增  
成均學廬卜宅相原協吉耀而納靈樞大屋塗墍烏暈  
丹采之美皆政之良也縣學舊在城東北隅已百餘年  
堂宇直下壞堵破甑加以遷議不定漸爾圯廢黠童牧  
豎徑竇交橫傳曰嘉禮不野合孔氏之訓將以永弁纓  
維登降揖遜觀式國都與句龍棄土穀之神并置郊垆  
甚不緣設教之意何以妥先師悅羣聖作人材翊文運  
也此會所以喟然歎興矣是時大叅公方在告感令之  
義銳爲倡首出俸金助修西廡七楹蔡之縉紳士人爭  
激輸貲應之令乃捐月俸積贖鏹儲材徵工請于撫按

監司協議遷城內東南相土高塹表位正陽豐衍開朗  
川原紆合爲一方風氣所融秀築工其上工始甲寅十  
二月至乙卯五月告成廟貌峻起堂寢軒豁亢以橋門  
垣以垣牆祠亭翼翼齋次業業兩序頽壁做穆輝映傍  
及休宿庖滷廩庫官舍圃畦俎豆龕鼎器具悉備而廡  
楹巍麗侈光表裏邑人無遠近小大入城環觀開士林  
之華崇新美之化覆逾茲矣是歲北野獲麟掘地得偵  
戎銅符并咸平石鼎文德顯應人情洽休徵著矣或曰  
興學職在令鄉大夫未前聞以私助一建學曷諸祥聿  
至耶後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修孔廟除堂  
下草君子得丹麋貯白蠶七枚事與今大叅正相同聖



賢天地之英靈也况聚人心之精以興此英靈爲鉅矣  
事發于久蓄衆情所懸而招寶瑞不可誣也蔡之政俗  
可謂一變至道大參累世通顯清貞著時隱然負台鼎  
之望孝友彬彬振于鄉里令方弱冠明惠政戒陷德察  
治弊剔宿蠹百姓歌頌如宓子賤之賢二公咸式聖門  
之軌所謂傑然者非耶蔡之諸生際茲景會志湊于衆  
協氣涌于新作相與陶冶其中匪直文采丕變科  
目增輝而已靈秀所發必有披荆榛示周行洗塵陋宣  
大業由諸儒而遡古昔循博約之旨要以忠恕則自孝  
弟忠節濳濳窺性與天道賢哲高翔而迭出與闕里伊  
洛相望在遠邇聞庶幾不負二公遷學之意云令名茹

字以彙四川瀘州人大參名亨字伯貞號貞菴俱進士

新作文廟戟門記

王納言

蔡邑朱令尹以進士蒞任登厥吏民于庭誓之曰昔帝舜之聖猶詢岳闢門以求治效矧予敢後卽時相關厥四門廣詢民隱民隱旣得撫其饑寒荒歉有濟又何如焉乃思恒性可以教理而教民必自士始養士必自學校始毅然遷飭庠序揚厲化基所以開孔門之闢啟孔門之鑰者恒于斯尹誠學孔子而先得其門者也于是鄉縉紳知黃梅縣張進士九一者聞之欣慕如不及事遂走吏請建戟門鳩工集材越月而門成其楹榻陶瓦金石墍塗丹雘惟良惟堅惟藻觀者頌以竹苞松茂

鳥革翬飛之雅尹具由屬記於申陽王納言因記之曰  
聖人之學全四德以配天而已矣蔡之多士藏修游息  
于黌舍間皆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不外于四德學聖  
人之道以求四德可以無門乎然欲居廣居不得其門  
則無以入仁欲行大道不得其門則無以入義欲立正  
位不得其門則無以入禮欲達大觀不得其門則無以  
入智蓋聖人之門仁義禮智之樞紐也蔡尹興教化以  
造士張子丙闢聖門俾諸士皆得遊之以窺四德之蘊  
以升孔子之堂以入孔子之室其仰體我國家育才之  
盛心不亦至乎噫功在名教利在社稷蔡人當承奉以

周旋云

儒學新作泮池記

劉選

建學立教有自來矣故天子之學謂之辟雍諸侯之學謂之泮宮三代而上制度之義可考而知也皆所以明人倫于上使小民得于觀感者各親于下以成雍熙之化耳我朝制詔天下府州縣建立學宮酌古準今于戟門之外櫺星門之內鑿池一區形如半壁名之曰泮池蓋所以別泮宮云祖其意而不泥其蹟也新蔡縣學舊在城外陘隘湮鬱不足觀為有道者憂焉蜀泰菴朱公來尹之明年教興化洽民安物阜禮義之風大異于昔是謂嘉靖甲寅冬月也集蔡諸士君子及鄉民之尚義者而與謀議改創于縣城內之東南隅以仰稱我朝列

聖重教崇祀之大典衆莫不喜動顏色各量力分任其事春元夔菴劉子大恩毅然以泮池自任估費將百金經營之初運甃于陶伐石于山募工于市且鑿且築且甃且砌不數月而大工告成池亦完焉池岸週三丈護以月墻妥以石梁梁上有石欄丹漆烜赫掩映殿廡梁下鑿井以受衆流從是而地出冽泉天降甘雨滿而不溢積而不腐矧其風氣冲和百物奠麗翔而來者有鳶潛而泳者有魚蔚而茂者有芹吾知蔡多士見鳶之飛獨不思道之著于上者乎觀魚之躍獨不思道之著于下者乎采芹之香者獨不思立身揚名而流芳于無窮乎噫于此而見道則士可以希賢賢可以希聖矣于此

法寧府志卷二十五  
而思所以流芳則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矣其稱名也要其取義也博不亦爲盛舉哉泰菴公喜學之成無一不備欲昭劉子之功屬予分記其事以詔後之君子亦不掩人之善以爲已功者也是可謂盛德事矣顧余不敏姑述其畧俾夔菴之子子孫孫采芹于斯者因吾之記而思以世執其功缺者葺之湮者疏之務令泮水常新而教思無窮與周之辟雍魯之泮宮相輝于今古而泰菴公之振修文教之心其亦永永無斁也哉是爲記

遷建啟聖祠記

袁 楓

啟聖公祠建自嘉靖初年制在學宮蓋我朝尊師重道

示敦本之意也天下忻然崇廟貌而享祀者已非一日  
新蔡學舊建諸東郭久而頽圯荒敝其議遷而不果者  
又累年于茲矣嘉靖甲寅春蜀瀘朱公由進士來尹茲  
土見之深用憮然欲舍舊圖新乃謀及鄉大夫士謀及  
諸當道上下既協于是偕衆視地形惟城內之東南隅  
爲堪輿發祥之處也遂定議縉紳羣起而爭建之若

先師廟若東廡若西廡若戟門若泮池一時各事事陰  
陽官黃彥滿者以執事亦與集則以 啟聖祠在建公

許可卽鳩工命匠至乙卯五月告成公視其材木孔碩  
丹彩盡飾庶幾副聖明義起之典因喟然歎曰天下未  
有舍至親而可以言道者亦未有求至道而不本所自

者螭龍之况兆於繞龍獲麟之祥基于被麟此道之大  
本大原而吾儒之至重至要者故因祠而思水木本源  
之意皆知聖人之有親也知聖人之有親咸將爲善思  
貽父母令名必果蔡人于是乎知孝矣出是而觀報本  
之祭先親後子而不逆于倫蔡人于是乎知順矣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諸士進德修業取諸孝  
與順則油然而宜于君長沛然可行于天下上祀 聖公  
之域其衆善之歸乎因遣吏命楓記事楓雖不文顧黃  
子謀及斯道本源之地眞義人也觀國于里覩吏于民  
民好義則行興行興則俗美邑大夫之善政善教可槩  
見矣楓謬司風化可諉以不文而無述也哉是爲記



新修文昌祠記

劉儒

蜀瀘朱進士之治蔡也風裁迥然邁循良跡凡有興作必關大典有之不敢廢無之不敢舉焉甲寅冬議遷學宮相宜城治內乙卯春正論定徵工縉紳各以義贊肯構迨夏六月落成先是兵部主事王君與聞乃走使徹所貯田租辦百餘金來助時廟廡堂齊門池祠舍已統舉矣邑侯雖以義念不限于封疆爲喜猶以不及事事爲歉惟文昌祠方在經理于是主政君之弟爲從善者請建以竟兄志爲殿三楹爲儀門三楹而黝堊丹漆輝映鬢序游于斯者仰視樓聳雲峰俯睇水圍垣牖莫不稱壯麗矚工竣尋有啟于侯者曰是亦神主政君之先

子所崇事者也今且嚴祠永永是尊詩謂匪棘其欲聿

追來孝以之侯乃據其事屬郡人劉儒爲記因記之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遺澤有淺深人之恩報也因以爲遠

近孔子之道爲萬世師法故萬世之人心咸欲崇其宮

祀祀固所以象其德也若蔡侯遷飭學宮以安神棲禘

自盡耳而主政君不遠千里走使來助豈曰納交要譽

惡其聲而然耶蓋誦其詩讀其書以至身爲王臣皆孔

子之賜也報祀之心自有不待倡而存者矧賢如蔡侯

先得我心之同然乎然志通而道阻使來而期後竟以

報孔子者而祠文昌不幾于違乃心也哉竊又思之禮

典凡有功德于民翼名教而扶社稷者例得從祀爰稽

諸子書文昌君自述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  
酷吏而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其存  
心恒如是也晉人紀其性烈行察如秋霜白日之不可  
犯而所好惟忠孝所惡惟僭僞其精英所著一顯于唐  
元宗幸蜀之時再顯于宋太祖得蜀之日道家且稱其  
總吉曜而司桂籍信斯言也其翊 聖化佑文明功裨  
國家慶錫生民者大矣卽嚴祠以祀非不經也而主政  
君崇嚮孔子心已獨至賢者之隱微無虧天地之昭昭  
焉又何議耶故登其祠不可槩以非鬼之嫌而論列其  
構創之功不可限以孔子宮墻之外蔡侯徵記以垂不  
朽者其在茲乎

遷建儒學明倫堂記

胡鯨

蔡大夫蒞邑之冬以舊庠湫隘就做上不可安祀 聖

賢下不可整飭教化遂議遷隨請命撫按潘臬亦允協

乙卯春正月經始時則士類各輸貲事事矣太學生李

氏亨構明倫堂五楹相宜以奠位敦龐以謀基薦爽以

積勢鳩材以資工函而役焉造而既焉于是地不愛蓄

紓靈貢麗不然崇乎爾豁然恢乎爾峻然拔乎爾沉然

邃乎爾整然次乎爾錯然華乎爾大夫乃多其功屬予

爲記余應之曰自古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因秉彜

之良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間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

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又與其賢能實之  
底位是以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烈士之選  
皆得其人也我國家稽古爲制建學育才以德成爲上  
藝成爲下凡藏修于庠序者其數始乎經術終乎世務  
其義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端壹是皆以明倫爲本  
本立則爲天德達之有政則爲王道所謂洙泗之模範  
唐虞之軌轍也顏曾之爐煙商周之鼎彝也否則如以  
繪藻摘英爲發跡之徑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大夫  
多李之功非貴堂之徒飭爾也蓋願師以明倫爲教弟  
子以明倫爲學道德炳蔚而人文宣朗由是爲忠爲孝  
爲廉爲節燦乎山龍華蟲之彩列于朝廷琅乎璆璜崇

牙之響發于宗廟則堂之高者益增廣者益闢飭者益  
煥矣此非大夫深望于蔡之多士者乎雖然暴國無修  
紀仁裔無促運礲區無腴植豐林無穢株其致殊也蔡  
人篤行仁義如李氏輩可以觀里矣里仁可以觀治矣  
治善可以觀吏矣吏有善治則俗美風淳李子雅重明  
倫迥然構堂以應朱公益見政之足以感人是爲記

修儒學記

朱茹

蜀瀘朱茹記曰惟余無良產于川澗間嘗慕中土之風  
而未之觀也嘉靖甲寅春受天子命治茲蔡邑至朗審  
弛張之致夙夜匪懈殫厥心力乃于事有可舉者罔敢  
畏難義有可改者罔敢習玩惟茲蔡人純樸易化亦罔

迺而不適而出疵入彘尙行者居多焉乙卯春予方有  
事于頰宮士民以義應者無間遐邇卽捐貲有多寡均  
之好義由衷能建無窮之基矣美哉此中土之風也不  
可無述蓋世非胥庭人乖轂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  
推變山川之奧未足况其行險驕吞態滋甚有貫朽千  
萬不肯貸人一錢積粟腐倉不肯貸人一粒此真爲風  
最下獨非斯人之徒也哉嗚呼風之臧惟汝衆風之不  
臧亦惟汝衆復有作者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琴非常調  
之音不限局而疑遠不拘元以妨素則化樞可執而風  
俗之美不亦永可嗣乎遂銘曰涇以渭濁玉以鑠貞仁  
風旣區彰輝斯形芳彼義躅蔡人之英銘諸介石璆璜

汀汀

邑令陸公修學記

張九一

蓋邑至戊巳歲憔悴極矣十二月青衿歌而學宮鞠爲  
茂草也安肅甕公始加意庠序其詳具別記中會遷吏  
部去而豐城陸公代之公象山之裔也力行古道日督  
誨諸生于是徵材于鄧林徵役于農隙徵賄于羨餘撤  
大成殿之竊崩者繕之頽剝者墜茨之丹雘之自學宮  
之門及明倫堂而齋房煥然一新也又戟門廢壞不支  
矣而戟門者先大人糾族人建也余與舍弟九二九三  
踵遺緒而整飭之恢宏壯麗增三之一然皆陸公旨也  
經始于萬歷丙申四月明年丁酉七月落成廣文朱君



問記于余余謝不敏已而喟然嘆曰何言哉蓋六經自孔子刪述存前聖之業以立教于道最高云孔子之古者大司徒演契之五爲十有二大司樂治教政與師氏保氏大小胥之所掌今儒者不能舉其凡而古以擾兆民九年迄于大成上之所風天下靡然嚮之先王之所以大一統無異政異俗由是道也蓋至孔子師七十子于洙泗而後教在下至孔子七十子沒百家興而後六經互有勝也于秦而燔之又不勝于漢魏晉而纖緯之而養老之又不勝于唐而嗣章之夫百家卒無以上六經也然而六經有不勝也者是百家能感人而爲之者衆也自太史公不明此義其傳儒林不採真醇之儒折滄

亂以致于一獨疏六藝門戶博存衆家至東京立四十  
博士專門並興譁衆取寵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夫經一  
也而言人人殊其所謂經非先王之經也蓋至宋而大  
旨始不畔于孔氏夫今之經師非步趨濂洛而掇其遺  
乎然汨沒于章句斤斤不敢增一字猶曰我受于師如  
是也其剽割浮華稱賢良而博甲乙熙熙攘攘猶曰祿  
利之路使然也乃有棄典文而窮要眇彘辭以易天下  
之觀聽仲尼之所罕言子貢之所不得聞者俛以爲得  
其秘而于先王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切土苴之自負  
接孔孟而不知已離而之二氏是又宋儒之異端也國  
家于隆掖之徒建學以育之設官師以董正之表章六

藝以羽翼而標準之恩施甚美奈之何敝至是也蓋師  
氏之三德口至德以爲道本大宰之九兩曰儒以道得  
民孟氏之闢楊墨曰經正則庶民興是在有司加之意  
以無忘功合廣厲之旨而曰蔭公之善政最多而學校  
其大者云陸公應川字汝濟豫章之豐城人丙戌進士

令君潘公勗建編陽書院碑記

李宗延

夫呂胎于伯夷允于子牙嚳于甫侯詩大雅所謂嵩嶽  
毓靈區也旁汝潰而爲侯國棫樸浸漑焉入我朝邑庠  
故在城外東南隄天順壬午天台汪公移東北隄嘉靖  
甲寅瀘洲朱公移城內爲今學昔遺南北隄茂草鞠矣  
萬歷戊午烏程潘公誅櫟樾芟蕪萊卽其地建正堂三

楹祀漢太傅陳仲舉先生迤北三楹祀文昌帝君中三楹執牛耳者皋比所也左右綴以號舍三二十楹弟子員暨數童子負笈荷擔至者棲焉周垣墜茨庖廨金七之屬靡一弗備額曰鮟陽書院按汝之泚曰潏潏之泚曰鮟鮟之泚曰富富之泚入淮邑旣襟帶羣流頰攬葛陵東吊琴宮幅幘廣麗氏之以鮟陽擬其潔也標其峻也院之壁置腴田數十百畝歲課糈六十鍾有奇餼廩窶士月再課舉子藝差其甲乙期程于式右渠鴻議天祿藜燃矣諸生曰日者甲寅之役曹司空職其廡張中丞職其門諸孝廉太學生分職其廟堂及其是役也我公捐俸若而金鏹若而緡完力獨建締構丕新寧可之

片石以紀其槩諸生輩來汝上問記于余李子曰院之  
士黌士也院之教孔子之教也粵稽周官有虞氏上庠  
下庠夏后氏東庠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人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由是以談郡邑之有書院非侈也  
或謂周無專師師無專官余考黨正掌其一黨之政令  
教治州正掌其州之教治教令考其德行道藝罰其不  
則匡其不足糾其過惡而勸戒之乃知黨正一黨之師  
也州正一州之師也下之比長閭長上之鄉遂大夫罔  
不秉教之爲兢兢鈞此人耳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  
官之則爲吏後世士與民異業儒與吏異趨政與教異  
塗文武異而天下無全材矣才德異而天下無全人矣

體用異而天下無全學矣德業舉業異而天下無善治矣鄙生之言曰國家之學官皆筌蹄也儒者之制義皆芻狗也以故名世高虛之士圓靈自詡冥心鼓精于白馬青牛場中依然江左風流視學校爲粉飾太平之具而謂無關於興衰理亂之數嗟乎民生何由披菁莪之餘芳飫思樂之雋味哉可慨已嘻嘻三代之日隆教在尊秩其權重教化之日替師在卑秩其權輕挽文學掾之職掌督之乎守與令庶其有瘳乎公實操之矣公天下士也吳興右族家世詩禮筆燦烟霞氣凜風霜鱣堂甫臨滌其銅染鍤其僖態而煥發其晶光是斗杓一運牟壁爭妍黃鐘一奏律呂齊響無煩科條而心折骨靡

嚮就懼焉懷抱中矣一日呼諸生而諭之曰書院廣矣  
在申陽祀端木子在天中祀漆雕子茲祀仲舉若知之  
乎帝謂汝南濯龍有淵平輿舊稱二龍里余詳太傅生  
平志學之年掃除天下辟舉不就投効者三策免者三  
則初九之潛也清續獨留典選不偏權富申救忠直震  
金石而涕鬼神則九二之見也侯封高陽食邑三百戶  
累抗十有二章堅不受則九三之惕也仇疾宦豎笞殺  
大將軍使者百折不回則九四之躍也徵召名賢譴青  
公卿天下延頸想望太平則九五之飛也天下祚漢身  
殉社稷憂深責重不敢尸位惜生則元而無悔矣柰之  
何閉門褐衣不深究其底裏復以龍德洪名輸之乎子

政子將也雖然子將不云乎仲舉性峻峻則少通大都  
孔門季路之流亞耳世否矣風頽矣士不患其峻而患  
其通公取仲舉爲二三子警宗蓋實之以漢不欲艷之  
以唐浮之以宋也廣大致矣高明極矣道中庸易易耳  
二三子游于斯歌于斯惺然悟于斯而知龍神物也能  
細細能巨巨能高高能下下其聖人乎而學淵也繡錦  
爲之鱗經緯爲之翼忠鯁爲之角潛見飛躍上律天下  
襲地乘六龍而時措出之脫平輿之隈澳登尼山之絕  
巘不崇朝而霖雨天下膏潤萬世無負此學無負此淵  
無負此參龍者之盛典幸無殫千金虛三載技成無所  
用其巧婢湯泮復見于呂亭也庶幾哉仲舉先生嗣端



木漆雕血食俎豆而申陽汝陽桐陽三院鼎峙並不朽  
矣公諱曾絃字昭度浙之烏程人丙辰進士

創建學田課碑記

朱朝望

甕公之治蔡也興廢舉墜不遺餘力其大指則獨重學  
宮而創建則在學田學課云夫田在民者也何系于學  
以學名公曰夫爲士也而奪民則民病以民也而禁士  
之養又惡在其勸學修禮重風化之源哉余甚惑焉夫  
蔡有匿稅不以報者影射久矣公廉得其情田于學而  
徵其租又稅之又得新墾地及地之浮于額者置其地  
于學課之而不徵其租且寬其罰于是曩之稅匿者額  
浮者爭相自首樂于輸不踰年得影射田幾百畝許額

田數百畝名之曰學田學課定爲則以賦之視民間稍減焉祭器有缺而未備者有已備而壞捐不堪者公曰其何以肅祀事將明禋也又命工展圖若登若鋤若簋簋若籩豆以及爵尊之類煥然一新其經費則出口課所餘者復于廡東序構室藏之弟子員熊生詩者向不佞朝望曰是學出向所無也者而今有且多祭器向所缺壞者也而今重修且備宜勒石以垂之不朽夫尼父聞俎豆之事子輿氏則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朝望謂可望于古之士而不可望今之士也公誠有意乎哉蓋從來遠矣抑公之整儒宮也不寧惟是如建廟廡以安靈遷設聖祠以重本修齋房以造士創神厨以爲饗

又于學之外起橋以津梁多士樹坊于橋之北額之曰  
雲路蓋願多士搏九萬而上之哉公三年奏最茲以治  
行爲寓縣第一拜天卿行矣佐聖天子修文之治自今  
伊始朝望幸以學掌故恭遇其盛乃率諸生勒石以垂  
永久曰公之令蔡也大指獨重學宮而創建則在學田  
學課云公名幼金字君錫己丑進士上谷之安肅人

漢太尉陳公廟碑記

陳繼儒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  
祠太尉者吾有新蔡令潘昭度也昭度之言曰陳太尉  
扶忠賢之轂滌腐餘之害計延炎鼎而不免于難每讀  
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陳子其爲我記

陳子嘆曰甚矣潘大夫治蔡之整暇也今天下叢祠野  
廟禱出于山厓水隈之間刑羊豕割酒漿土籥田鼓歲  
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享一升者鄉氓  
不足責責在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暇讀異書  
因以采風弔古而有慕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  
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  
甫輩矯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  
身被滯刑禍及國家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  
祚炎漢仲舉得行其志大猶橫璫豈敢與趙夫人女尙  
書塗面獨亂天下朱穆不憤瀕死劉瓚成瑨陽球不獄  
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拷掠死門

生故東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廢禁徙竄死夫  
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  
于獄吏之前屠剪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者何也此其  
間蓋有機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  
龍蛇起陸人發殺機陰陽反覆殺機者天地猶且懼之  
何況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  
天子走而董卓曹藻袁紹司馬懿之流皆凶然攘臂起  
矣自此分爲三國裂爲六朝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  
歲不介冑納納乾坤沸同鼎鑊而殺機實芽于桓靈之  
末蓋操懿諸奸輩業已蚤生人間如伏薪之火曹節王  
甫特爲揚灰聚薪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

此天也非人也嗟夫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機賢者不元則戰申屠蟠袁閔潛龍也趙岐張儉惕龍也仲舉之所遭元龍也身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薦後爲羣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性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元黃之血戰哉語曰大直若屈余曰不屈乃直又曰大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十日不汗亦死死者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者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後故人銍令朱震聞而往哭收葬仲舉屍匿其子逸放甘陵道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毒楚

終不言逸得免逸後與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座欲  
乘帝巡幸河間劫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也  
震與逸皆宜配饗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  
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大尉亦可以長嘯  
于九原矣潘大夫其以爲何如潘大夫名曾絃字昭度  
浙之烏程人丙辰進士

兩淮鹽政憲副虞生馬公減引碑記 潘曾絃

周禮鄉大夫之職下至黨正族師閭胥咸治于其鄉人  
情險易地里燥濕之宜業洞若觀火矣又不急近功不  
徼赫赫之譽與時消息行之若無事然後世揚聲仕版  
者多置之異地各營其職如宋臣所論三司使不知兵

編密院不知財苟可取辦一切卽有受其偏鬱者勿顧也國家之遙轄其鄉者惟行河與視鹽而鹽政因庫典多故法網日密上以考成課官官以鹽引課民有道之世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乃今驅耕鹽之民遠涉江淮以牟不習富商人駟游移轉徙無所攝視地之廣狹歲之豐儉貨之奇贏以時蓄洩之官民交受困而商獨倍收其利余承乏蔡邑特扼腕爲馬虞生先生道之先生蔡人而視鹽江上蔡實轄其宇下歲多薦饑繫縣者比比而是額引五千有奇責之買遷不能辦僉派之日百稽角以冀一免避役如避仇余重惻焉深惟管子鹽筴積升而益積釜而鍾今縱不能課商以筭緡盡罷民之爲



商者獨不可以戶口準之稍減其歲額乎先生曰夫事不求其利病之源而猥爭于商與民之間非策之善者也一闕之市朝摩肩而夕掉臂非人情之好朝而惡暮也所求物亡其中也鹽苟利矣商與民且交鶩焉於是搜剔奸蠹釐革一新商民咸有起色復睠懷維桑撫災黎而嘆曰嗟乎蔡之諸君吾子幾何日哉吾爲諸生時鶴髮駘背之老目不識城中里中少年鮮衣怒馬鬪雞蹋鞠授之握算不知縱橫彼乃使之餘艫不絕于水推輓不絕于陸十室九空徃徃聚而爲鹽豈獨天時之不易哉借使鹽行如泉彼亦安能與富商大駟爭什一于千百間也力白之當事者減其引凡去什之三雖徇余

請蓋亦公之好行其德云余因考蔡之賢士夫在漢無  
如陳太尉仲舉當時闕尹擅權太尉與竇大將軍謀之  
欲盡殲其黨事遂中格今商雖狡獪萬不能如貂璫氣  
爛然其擅山海之贏不貲比于都君倅難繫其足也萬  
一商未集而民以盡罷國謀反因之誄矣公第令民稍  
息肩而商亦不苦束濕倘所謂不急近功不徼赫赫之  
譽與時消息行之若無事然者耶嗟嗟使仲舉有不撓  
之氣而以公之才識行之安知不奠漢鼎于磐石仲舉  
而在猶當奉公爲畏友今人可無論矣用是誌滅引之  
自勒之貞珉

余讀皇華詩諫謀度詢必咨于周蓋今緝史職而未有  
名周官始置御史掌贊書授法令又非今職也漢繡衣  
直指名與職符矣惟討姦訟獄間一出不常置而亦不  
專署至唐制三院乃有察院之名猶與臺院殿院鼎立  
明興高廟併其二與察院其制始專文廟分命巡行天  
下遍按所部歲以爲常其制愈專而重於是郡邑各建  
察院矣夫御史之蒞所部也讞獄而生死以之課吏而  
黜陟以之較文武藝而興教化戡禍亂以之吏自二千  
石以下矯虔以侵民民有重困及黨失職者上聞不壅  
而下究靡遺所在總紀綱而不賦政其雄峻若是百司  
肢體也以所司爲責者也御史耳目也以責所司爲責

者也夫欲聞而不獲曰闕聽欲視而不獲曰闕明遠而  
萬里又遠而四海吏自二千石以下矯虔以侵民民有  
重困及黨失職者舉以入告萬里四海較若階前故九  
重之上旒垂目繖塞耳無聞也無見也而無不聞也無  
不見也緣耳以知聲緣目以知形是御史者所以開四  
目通四聰者也邑舊察院在東門外湫隘圯廢無異舍  
逆旅二百年來未有任徙建者甕侯下車之明年旣惠  
洽民和矣曰是役也不可已也卜之東門內南徧隙地  
鬻之民得五畝許相宅慮事命曰儻功東向表石坊一  
座坊而西可四十武樹屏門南向者一甬而歷階又數  
武闕門者三左右各翼三楹以居輿臺又數武爲堂三

楹以尋計者橫四之縱五之高三之巍如煥如聽政所也堂進而廳者三楹狹而修可減堂之一燕寢所也枕門而臺踞臺而亭高踰丈寬不數武周流輪軒綺錯時卉遊息所也堂左翼五楹以儲什器及薦羞者堂右翼五楹以居典章疏及書記者經始于萬曆辛卯春三月明年夏四月落成材仍其舊故上不耗公帑而下不糜民利力取諸市屨之餘故役民而民不知庶人安政姦飛景附故朞月而舉二百年廢缺如拾遺于是博士弟子鄉紳先生輩徵余文紀其事余每怪世之司牧多諱營繕卽名高者亦借閔氏仍舊貫以自文官守廨署一切因循不治此何義也夫舍于隸人子產以責霸國矧

持節行部而可弗營弗戒乎故是役也重君命尊王人  
肅憲度不可已也彼諱言者似不知仁者使民之不厲  
民也是不知智者事事之無所事也是不知廉者以不  
用爲用而用不匱也侯兼數美以舉是役尤所當書者  
因爲之記勒石以示永久甕侯名幼金字君錫上谷之  
安肅人己丑進士

三皇廟碑記

張九一

三皇者何創見于周官外史所掌與五帝並稱而莫詳  
氏號至孔子傳易序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經世更王而  
不目以三五說者泥之謂黃帝帝也故春秋運斗樞以  
女媧禮號諡記以祝融含文嘉記以燧人各承羲農而

爲三秦博士又謂古有天皇地皇人皇司馬貞兩存其說獨孔安國序書直據易傳以庖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世儒稱三皇者宗焉其祀則起唐天寶間至我朝合祀于帝王廟特祀于太醫院洪武四年令天下廟祀蓋加備焉夫三墳言大道也其化如神以至德遺後世專祀以醫毋小之技與噲言筮者祖易言卜者祖書夫畫八卦叙九疇豈專爲卜筮設哉易書其始也夫醫藥固三皇始也使天也者而壽危也者而安疹戾也者而和傳曰聖人旣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此非其一耶蔡邕無廟歲辰已薦饑遭水旱疫癘者萬餘家當是時邕侯爲政發官庾計口而餼之儲社

倉諭富人以毋瀘年使交相養命醫師羣疾醫瘍醫操藥石調護境以內胥匡以生于是登溝壑者復流遷者保罷療而還之司命者蔡民熙熙然不知無歲而樂有生受災與郡邑同而無患與郡邑異侯之力也侯喟然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微三皇天下其阂危乎卜于醫學北慮材鳩傭建廟以祀亡何擢考功去而陸侯來拯救一如魏侯稍暇乃終其事爲殿三楹嚮明設像繚以丹垣捍以重門告竣屬記于余余惟天昏扎瘥國家常有陰陽愆伏運數適然雖天地失常爲變而聖人能豫變于常故三皇憫人命肇醫先天開物以生萬民贊化育也高皇勅天下立廟崇德報功以隆典禮重民生也



或曰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何所從屋祀薦鬯而屢歆耶  
憶三皇至仁也聖人神道設教意者使天下駿奔走者  
翕然興仁乎斯固侯仰對高皇好生庥命也夫人有過  
故墟而悲者得于見也見則感觸易矧入清廟乎後之  
承祭于斯者其尙緣侯以見于羹墻則神所開祐五徵  
時叙協氣感召民無天關母寧蔡醫國不啻是矣是役  
也經始者甕侯落成者陸侯司其業者陳東枝爲人治  
病決生死多驗國醫又世醫也甕侯名勿金安肅人已  
五進士陸侯名應川豐城人丙戌進士

仰止亭碑記

陸應川

仰止亭何嘉靖初予伯兄所默公成進士來令蔡已而

有功德于蔡蔡人不忘公請祠焉公於是爲蔡名宦第  
二人云越萬歷癸巳予亦令茲土春秋修祀事宇下讀  
其文論其世作而嘆曰嚴矣哉蔡人之祀名宦也國初  
迄今相代者凡幾矣僅僅得四人焉是四人者意或殊  
尤卓跡非常可喜以善悅百姓百姓見以爲非常可喜  
竊竊焉俎豆之不爾何寥也及讀蔡史其傳所默公不  
過曰嚴而廣恭而簡愛民而下士講學而興賢如是而  
已矣矣非常可喜之爲考之禮法施于民則祀之故稷  
契黃唐之爲烈也遷史傳循吏諸無取倬詭爲名高卽  
所稱叔敖子產輩五人第冠之以奉法循理亦足爲治  
數語噫嘻蔡人之崇尚與所默公之獲祠于蔡也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公諱岡江以西撫之臨川人也與予同  
出唐德遷公之後德遷公一再傳而派分爲三象山公  
卽祖居世金谿文毅公而世臨川所默公祖之金紫公  
世豐城予祖之淵源遠矣而奕葉相承繩繩不絕觀家  
乘可知也先是金紫公倡理學發孟軻氏之旨謂學孔  
者必從孟入著翼孟書象山公昆季師之故理學遂爲  
江右赤志其施于政大抵學孔氏黜百家譚道授徒勸  
學興禮以繼往開來爲已任所至類有功德于民金紫  
公簿貴溪則貴溪有祀象山公知荆門則荆門有祀非  
民不能忘其功德不能忘也所默公稟列祖家法遺蔡  
人惠愛厥亦如此故今之吏治溺其職矣離類去智以

希清觀文武斷嚴酷以博風力深文巧詆以附明察頭  
會箕歛以稱綜覈藉第令別爲非常可喜以善悅百姓  
百姓可欺乎傳曰民至愚亦至神神故不可欺也而以  
要畏壘之祝難矣難矣於戲人性不甚相遠也感應之  
機本桴鼓影響亦不甚相背而馳也以昔若彼以今若  
此得非名與實謬而今之民猶然三代之民耶又爲感  
焉蔡祀之嚴而國初迄今以宦名者指不數屈耶予不  
敏不足以作求世德竊悲夫今之吏治得見如我所默  
公者斯可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使九原而可作  
也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故以仰止名其亭

蔡故爲郡郡廢而爲邑郡城故廣今遺址蜿蜒盤互抱  
邑城而旋踞若唇齒之相依也其三面去城里許東一  
面則故城與邑城蟬聯委麗櫛比鱗次左右翼佩對峙  
而行被原隰挾市廛橫如却月矗如長雲繚如臥虹行  
三百步雙立而中闕焉峭如斷岸吞如巨防蓋故郡城  
東門基也汝河綴其背龍襄而帶繞淇河盪其胸斗入  
而夔屈顧河道淺狹而汚上以受西來諸水夏秋潦霖  
輒溢而叩門基矣堪輿家謂宜建堤塞口以襟帶二水  
縮轂風氣而鈴鍵郭郭然費鉅而工繁難就而易潰往  
余同年友朱以式通叅曾建樓其上額曰賓陽垂成而  
止張助甫中丞紀其事惜今亡已夫邑大夫王公毅然

曰是惡仍舊貫爲也捷石築隄濶三丈餘長倍濶之七  
高減長之半鳩備量功不煩內帑不需里閭刻日告成  
民不知勞教諭龔逢泰訓導石炳許樹勲鄉縉紳助甫  
先生乞余爲之記余觀斯舉四善備焉可以示勢可以  
爲固可以正時可以勸來夫澗東澗西垂之洛誥升虛  
降觀陳之衛風故奄有龜蒙以頌魯逝彼百泉以營幽  
自古何嘗不重形勝哉是故可以示勢春秋每城必書  
穀梁曰凡城之志皆譏也以傷財妨民也獨不曰內亡  
費而外可恃乎故城西郭左傳美其有備廢六闕孔子  
以爲不仁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故可以爲固傳曰諸  
侯時臺以觀四時施化茲堤固震方也帝以之出也寅

位也物以之始也角宿也農事以之戒也固時臺之遺  
意也是故可以正時余唯蔡仲之命其于善惡初終之  
戒何其嚴也善乎皇天輔德民心懷惠百世可知也登  
斯臺也東睨汝水南望荆楚傍眺四境能不思蔡仲之  
命以詳乃視聽毋亂舊章毋惑側言克慎厥猷康濟小  
民矣乎又不能不思子賤以魯多君子而成德孟子以  
居近聖人而繼統景行行止聞風而興起于千百世之  
下矣乎是故可以勸來邑大夫先任介休鉅鹿大有惠  
政而任介休酌岐狐諸泉利民以不爭鉅鹿民苦溢  
水築堤捍之水不得薄城市尤為兩地永賴不減于蔡

云

通政宋大夫東堤記

張九一

蔡邑東北隅最下水之西來者以爲經汝河在南溢則乘陸北走亦注之一歲水居其半地本膏腴而廢爲汙邪本可軌而乘之叢是通政宋大夫業焉曰是可隄而障也且見此方界水又西來從坤方入隍甫卽儒學徑趨而南鮮環帶之狀留堪輿衆所是也于君長起自東古城地泐迤遲而西延于高阜萊隄約而里許隄以外則增卑階薄綴隄而行以防水之突燬臥而因下就得開池二千步有奇以貯水隄之內外萬樹柳池之中千石蓮萬本芙蓉有時命舟把酒菁莩掩映魚雁親人東口開一水門西北建二閘以有餘豫不足傳曰隄有水



善防之善防者水滸之又云以隄蓄水以防止水斯得其遺意與是役也計工以十萬計日以六十畚築給糧筵通政書之然所懼者勢渙而宣績爲艱會蔡邑別駕張君謂有關於形勝犒以牛酒衆咸樂爲之輔故不日成之別駕君又開渠股分附隄而達于洪落成每從別駕通政蔡邑合黃君升高眺望變汗邪爲沃壤芄芄麥苗非龜龍與處所謂帶于頡畝鍾之田非耶明日黃君以大夫之事坐是談古道之難于世月令載季春之日天子命有司周眎原野修利隄防周禮載遂人掌邦之野野雍氏掌溝瀆滄沌之禁是築隄濬溝爲人上春之事也自井田廢而人私其地封建廢而病及于民于是

官不能有望于民民亦不能待養于上然西門豹之開  
鄴十二渠李吉甫之平津堰張守珪之修張瓜州隄防  
史特書之以嚴上春導利布之下而咏賴若此通政君  
以試之于家而別駕君能成其功志復古道通政復古  
道而施于有政者耶抑不廢堪輿家言則此舉也豈惟  
一家利通政君異日出而圖吾君固踵豹吉甫守珪而  
興利則此舉也抑又豈惟一邑利別駕名虞字宗舜樂  
平人邑令名仕字行義通政名訓字以式邑人

重修城隍廟記

袁大猷

邑有城隍廟舊逼近通淮門外聞之故老基址甚狹規  
制殊簡兼以歲久圯壞於上下人崇奉之意咸爲不稱

嘉靖壬午邑人醫官黃鑾請今有司捐貲募衆遷廟於  
城內東北隅于是殿廡門垣次第畢舉高朗淵邃較前  
爲壯麗焉逮乙卯歲鑾子爵復爲葺治越今萬曆癸酉  
廟復告敝第棟宇摧折不堪仍舊而起事者每難於首  
倡乃邑庠生宋君講常讀書于神廟之別祠毅然請爲  
已任出已鏹若干復得衆助若干鳩工集材殫智極力  
甫二月告成矣又增以拜殿三楹體制愈肅觀視益聳  
此則度越前軌經營于今歲甲戌之春月云事訖宋君  
屬予以記予曰城隍神自漢迄今爲天下明祀夫天地  
間有一物必有一神山川林谷罔不如在聚一方之人  
民爲之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

神所以通祀于歷代也國初加以封爵繼又詔止稱城  
隍之神達之薄海內外載在典禮猗歟休哉懷柔萃合  
之道蔑以加矣竊聞之風霆流行天命不測不可無鬼  
神然而求感應則瀆神瀆神則民大駭駭久則誣矣非  
聖人設教之本始也吁敬鬼神而遠之賢智事也乃城  
隍神福善禍淫其體物而不遺者固昭昭然凡有所勸  
而後爲善有所懲而不爲惡愚不肖之民又未始不于  
鬼神之感應者有賴焉今之有事厥功亦豈細哉是爲  
記

重建儒學碑記

國朝譚宏憲

蔡之建學元以前弗可考自大德八年李令演創建於

東城外之南隄明天順丁丑汪廣文正言建議遷丁街  
北嘉靖乙卯朱令如復遷于城內東南隅兩朝二百餘  
年三易其地其間興廢盛衰不知凡幾至明季又將百  
年兵燹之後殿宇僅存廊廡傾圮至於儒學化爲邱墟  
者已十餘年余以順治癸巳承乏茲邑見禮樂教化之  
地悉委之荒烟蔓草廣文僦屋而居講肄無所登降無  
儀心竊病之爰謀更新迺捐俸勸輸鳩工庀材不煩公  
家不費民力闕者補之圯者植之 文廟兩廡皆復舊  
觀但學宮逼近雉堞萬歷間議者以文運寢衰由面墻  
之故因於南城復闢一門明季戒嚴旋閉之今形家以  
爲啟之便而城外無居民恐無以固圉乃築青雲路拾

給而升達於城建坊其上顏曰龍跳天門以接離火之  
氣有通顯之義焉左建奎樓於巽方昭文象也後建敬  
一亭以貯四箴建祭器房以藏籩豆右建明倫堂五楹  
進德修業二齋各三楹儀門庠門各三楹廣文署二所  
繚以周垣煥然改觀焉顧念建學所以明倫而世儒不  
察每以科第之多寡爲學校之盛衰亦甚非先王廣勵  
學宮之意也使蔡之人子各孝其父弟共敬其兄族多  
忠信而里多長厚也吾以爲學校之盛也使黼黻以華  
其躬文章以美其業冠蓋相望車馬赫奕而門內之行  
闕然無聞吾以爲學校之衰也惟以世之所爲盛而兼

乎吾之所爲盛是則余欲學之旨也試登龍門臨城四

眇襟洪帶汝弔呂亭之故墟憑蔡仲之遺址庶幾哉先王之風其以此而在也夫呂在陶唐時爲秩宗之所封蔡平侯遷於呂故稱新蔡稽帝之命官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士能敬以治心夙夜匪懈可以交於神明矣是學之始事也蔡仲之命曰率德政行克慎厥猷士能勤以自新懋勉遷善可以法於後世矣是學之終事也終始興於學以求不愧明倫彪炳史冊斯無負設學興學之舉多士其勗之哉茲於學之成也爰記之如此

大呂書院碑記

呂民服

書院之設盛于宋偁於明成於嵩陽白鹿大梁嶽麓而道遵於蘓湖制經義治事兩齋乃德聞於天子而取法

乎後世於是在中州者大梁嵩陽外爲白沙爲伊洛爲上蔡爲澠池爲百泉爲涑水中州書院甲於天下新蔡舊無書院明萬歷間知新蔡者烏程潘君曾絃始建陽書院於城外東陞兵燹時已焚毀矣

本朝順治間大興譚君宏憲欲建呂亭書院未果民服自康熙乙丑來治茲土見荒烟蔓草廬舍星散人民遠離且招撫不暇又遑問禮義哉越六年感人文不振乃爲修校宮鑿龍門改水口書聲漸達於牖戶閭閻漸觀其彬彬雅士知在塾教知有方而科第於是乎有人矣遂進學諭聚邑人士而問之曰汝亦知新蔡前者人文之盛乎

其業者利於農秀者利於士今見秀而文者實繁有徒



也曷從吾教乎古者教士必有課課必於日月而立範也造俊必有地地必於城闕而置館也將卜地而經營焉適有王氏園基瓦礫茂草欲售者再於是合衆議公捐貲買爲官基遂鳩工庀材早夜督理不間寒暑構造幾易日月乃立大門一重典禮堂一重時雨堂一重堂東西各有齋曰達才曰成德曰居仁曰由義內奉伯葵漆雕開曹卹秦冉陳蕃之主以時祭祀藏通鑑性理諸書以供披覽隨聘名師講學課文月凡兩會而諸生童之從教者甚衆前鑿池以種蓮後聚石爲山植花木於旁以爲遊息地又循唐人遠上寒山之句於山後右基築石曰白雲深處於左幽篁中創亭曰彈琴處蓋取王

維竹里館餘意更於院之西構觀德堂三間爲習射圃規模旣就邑人士樂觀其成請余命名余曰在昔唐堯命伯彛典禮佐禹治水有功封呂侯於此地今時余爲邑宰於斯而與諸子弟講學於斯也亦古人典禮遺意矣且余與諸父老日夕於溝遂之上幾胼手而胝足焉又數千百年後得以呂姓紹古聖之蹟此地又有大呂小呂之亭是書院也卽謂之大呂書院矣不可耶衆皆諾立石一求余記余曰子不聞律呂之義乎六陽之長曰律六陰之長曰呂陽君象也得黃鍾之律焉陰臣象也得大呂之呂焉君命臣而爲之宰臣得君而敷之治

今

聖天子右文兩 幸闕里 都憲間公日督民興義學教子弟民服微臣也體

聖天子右文之心修學宮置樂舞今復創書院日與二三子課業於茲陰陽和而萬物得是書院也於大呂之義或宜歎至若踵前四書院之盛而昭聖道之光也端有望於二三子者

均役碑記

宋祖法

治河之役力天下大利大害有云以不治治之者猶未詳其利害之所關也若有害而無利如賈讓三策有云徙民避河不與河爭地猶可不治若有小利而無大害如海運可行漕運可緩猶可徐爲濬塞亦可治可不治

沙磧所記卷二十一  
不知河水汎濫固爲地方之害河以濟漕實爲國家之  
利陵谷雖有變遷利害原無今古若不時爲補塞時爲  
開濬河不東則漕不通漕一不通何以運江南數百萬  
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則天下之害孰大于是豈獨吾  
豫獨受其害乎利害如此其大治河其曷容已蓋裁天  
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自唐虞而至今日金木火土  
皆不聽天而必資于人而欲治水修河有不資人力乎  
考自大禹治水之後至周定王河徙砠磔卽有河決之  
患歷漢唐宋金元明無不時決時修迨

皇清定鼎潰決時聞或濬或塞幾無虛日是以工役浩繁民  
不堪命况經明末殘破之後土滿人稀戶口彫殘未有

如吾郡之甚者雖然河工之役以吾民供吾鄉之役民亦樂從但賦役不均地畝之多寡不一夫役之增減未確不幾受害中之害乎查泲河夫之例蒙總河朱大司馬俯恤民難以策地二十頃出夫一名是矣但汝屬有折畝之例汝陽等縣皆三畝六分折爲一畝而新蔡止一畝八分折爲一畝若照地泲夫則一畝而應二畝之差如汝上二縣或三十餘名或四十餘名新蔡則泲至四十九名附郭巖邑泲夫獨寡彈丸小邑泲夫反多不均之嘆民何以堪幸本邑譚侯潔已愛民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條陳利弊詳之上臺詳稱則壤定賦相沿已久不敢求減至一切雜差如河工等役仍照府屬州縣則

例照畝折筭分別科派屢駁屢申確不可易幸郡守金公秉三無明燭萬里轉申總河批允如議當此三空四盡之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從此賦役惟均民樂子來不特一郡之害已除而治河一役補塞告成安瀾可期漕運可通 國受其利民遠其害天下之大利大害俱興革而無餘憾矣

折畝減役詳文

譚宏憲

汝寧府新蔡縣爲敬陳汝南利弊第八款事案照順治十七年十一月蒙本府信牌蒙按院劉憲牌爲博諮利弊以救民生事該新蔡縣知縣譚宏憲條陳一款內稱地畝之差宜均也查汝屬有折畝之例汝上等縣皆以

三畝六分折爲一畝新蔡止一畝八分爲一畝地畝有  
大小之別而賦役無輕重之分不均之患莫甚於此如  
加增九釐一項凡三畝六分及一畝八分者並一例均  
派已屬難堪此猶曰賦役已定不敢求減至正賦外如  
灣夫等項俱不論畝之大小惟計畝派差是以汝陽僅  
派河夫三十二名上蔡四十一名而新蔡乃派至四十  
九名豈新蔡里甲反大于汝上各邑乎荒殘小邑一畝  
而應二畝之差偏累之苦不可勝言伏乞憲臺查地畝  
大小將本縣賦役外一應雜差准照折畝州縣折筭科  
派庶小民無不均之嘆矣等情申府轉詳外又蒙本府  
金條議地方事宜爲敬陳汝南利弊第八款事看得河

夫之役先蒙河臺酌議凡臨河州縣議定十五頃一名遠至百里則每名遞加五頃僉派可謂至公汝郡距河五百餘里南至商固等縣幾十餘里額派河夫共計五百二十九名各州縣按里派夫資給工食大約每夫一名月費五六金外此若里胥科派解役抑勒夫役潛逃官司提補費更數倍莫可控訴惟州縣衝僻不同地畝大小不等猶可仰于  憲聽者如西遂確信四州縣極衝之地既拮据供億已于河夫第一苦累等事詳內比照開封衝途例議請全免至地畝大小如汝上等州縣俱以小畝三畝六分折爲一大畝行差惟西平向未折畝新蔡則以小畝一八分折爲一大畝故額派河夫



汝陽止三十二名上蔡四十一名西平派至九十八名  
新蔡亦派四十九名在二縣地畝視各屬實少而派夫  
較各屬獨多良以折畝之法大小不均也今賦役久定  
惟正之供難于更議若河夫等項實在正賦之外卽據  
西平新蔡二縣申請情詞迫切頃者西平額派河夫已  
議完免惟新蔡以地僻未經議及伏乞 憲慈移咨

河臺請將新蔡額派河夫比照汝上等州縣三畝六分  
則例折筭僉派以後凡遇俱兵各項雜差西新二縣并  
祈悉照汝上等州縣折畝則例均派著爲永例則地畝  
無大小之殊徭役鮮不均之累矣等情照詳于順治十  
八年閏七月蒙撫院彭批仰布政司會同管河道查議

報等因行府覆詳轉呈本院蒙批酌派河夫原有舊例  
應否裒益通融仰再確議通詳總河部院批示行蒙此  
遵卽移會管河道呈詳總河部院蒙批地畝既有大小  
河夫自應分別酌派但應派夫數必須預有成議方免  
臨期諉誤仰行該府再一從公妥議通詳仍候撫院批  
示行蒙批到道行府到縣該新蔡縣知縣譚宏憲看得  
地畝雜差不止河夫一項而河夫其大端也在地畝有  
大小之殊而力役無重輕之別是陰爲各屬受累也今  
所請者不過于汝屬裒多益寡少爲通融仍不失一府  
之額原非徑求減夫也在各屬畝大則差宜重畝小則  
差宜輕揆之情理誰曰不宜職已于考察時面陳按院

蒙諭候詳定奪合請憲示將河夫等項雜差俱照地畝  
大小折筭分派永著爲例庶荒殘小邑積困得以少蘓  
也等情詳府申道呈詳本部院蒙批新西二縣旣照大  
畝派夫所減夫數自應于見在地畝派補足數以便調  
用俟有報墾然後再行均派詳內止云臨期通融尙屬  
含糊誤事不便仰將兩縣應派夫數並餘夫應派州縣  
逐一查確造冊應報等因行府蒙本府查議將新西二  
縣比照汝屬大畝酌減夫役及增派州縣名數造冊呈  
報到道轉牒到司隨蒙布政司徐會同管河道荆覆查  
看得河防之必資夫役也分派期于適均新西二縣以  
小畝行差委屬苦累據該府造報新西二縣比照府屬

大畝酌減夫役及增派州縣夫數前來相應請祈憲示  
以便遵行等情康熙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蒙總河部院  
朱批既經該府查確均派准如詳行等因到司行府又  
蒙管河道荆憲牌亦同前事等因蒙此擬合行縣即便  
查照批詳內事理遵奉施行須至帖者

袁烈婦碑記

譚宏憲

烈婦王氏新蔡王生佩女也年十三許配袁生奎子祈  
昌未婚昌病故氏服衰從父母往哭慟絕歸之夕竟投  
纒死父母哀之議合葬袁墓里民以聞邑令請旌兩生  
以貧不果邑士多詩輓之余聞而感焉請勒石表之曰  
袁烈婦墓雖然氏猶女也未醮於母未饋於姑未齊於

夫乃稱以婦而系以袁何也禮既氏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氏以死從夫則志于婦矣志于婦則義合歸袁義莫嚴於志因而婦之亦從其志也乃近世如張貞婦議反覆辯論幾千餘言大約謂女未廟見義未成婦可以無死噫何其論之苛乎世風不古禮教未明賴有至性之人以維持於不墜方其以死從夫也彼香閨弱質非有學問之力義理之養也非爲前有如是之事有所效而爲之亦非爲後有如是之名有所慕而爲之也而一念所至以爲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誠有見於從一而終其名已定其志不可二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蓋

女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人臣委贄守官死於其職禮也  
義也而草莽之士亦有捐生報國者世莫不從而義之  
聖人亦有取焉此卽未嫁殉夫之義也傳稱公爲與童  
汪錡死敵魯人欲勿殤汪童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可無殤也觀於斯言其於旌閭之典又何疑焉志於  
成人不得不以成人旌之猶之志於成婦不得不以成  
婦旌之也此事已三十餘年至今傳誦不衰益知天壤  
間自有此不可磨滅之正氣固無俟勒之貞珉斯爲可  
傳余所以表其墓者亦以勵風俗而扶禮教庶幾汝墳  
之化可再見于今日云

城以盛民作城自正如大易設險春秋城築書著既勤  
詩詠百堵無城則議有城則議修但修城之役有以  
修而爲創有以創而爲修難易緩急不可同年而語也  
蔡城屢遷屢修姑不具論自明之洪武初年始爲創築  
至正德壬申兩爲流寇所陷邑侯劉君始甃以磚迨崇  
貞末年數爲流寇攻陷百雉殘於兵火頽垣穴乎狐鼠  
頓令僉言者寢削福鏹者拉攤土著惕其羣處行李淒  
其瞻矚繇前綦重之論容徂因仍之貫乎幸我譚侯以  
燕山大儒來蒞茲邑忠孝傳家公廉持已守水壺之操  
人且畏知甘塵甑之貧財無苟得旣膺百里專城之任  
卽抱苞桑磐石之憂下車之日目覩殘毀卽議修築况

接壤潁州漢唐迄今素稱隣邑盜藪豈可託言民以創  
距天以降割襲屑越之故玩門庭之圉乎雖然昔日之  
修僅爲補葺今日之修實爲創築我侯智勇沉邃几榻  
研筭心血幾枯因念河工頻興民勞財匱雖不容不修  
又有不容遽修者何也千瘡百孔旣剝膚以椎髀復罄  
蓋而竭帑不幾盛民反以病民於是生聚教訓遲之十  
年民無喧雀政有驅鷄時和年豐正值農隙之時法月  
令之補築舉大工以維時不以監病工不以工厲民竹  
頭木屑儲之有素灰則煨之廢石磚則取之廢址土則  
取之衢壤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竭其離婁審其拘錄除  
其涇淩增其匾匾奠其攬搜昂其窳圖務濬而固務深



而握務圓而規務方而矩幸而黔首效勤匠役競勸未  
及五旬忽而告竣翠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  
糊頰壤以飛文蓋屹然一巖邑矣已乃飭樓櫓繕器具  
以峻內防驅游民肅牌甲以杜外釁是以臺使過客動  
色改觀以傾圯百年之城一旦而勢壯金湯人保康乂  
非有愛下之仁慮事之智而又濟以經濟之才者不能  
也大要欲興大役急則築忽築愁緩則因循罔效侯則  
不緩不急而功垂不朽謂之修亦可謂之創亦可以修  
兼創以創爲修深仁厚澤與城並峙於無窮矣詩云不  
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侯之謂歟是爲

記

金粟禪林碑記

譚宏憲

古人恒有捨宅爲寺者後世侈爲美談謂能不私其有而得長擅其有是則善有其有者也如晉司徒王珣以其宅爲虎邱寺右軍王羲之以讀書樓爲金庭觀唐右丞王維以輞川莊爲清源寺秘監賀知章以其宅爲千秋鴻禧觀沈東老以其宅爲四仙觀凡此指不勝屈令人歎慕高風猶曠世而相感焉其所寄托遠矣使此數賢各私其有以貽子孫而至今日亦已化爲荒煙蔓草不可復識又安得聲施後世哉是固有不待宅而存不與宅而俱往者所見誠達也邑先達澹水宋公以南塘別墅改爲金粟禪林讀其記畧有大人之致而不詭於

正有敦本之思而歸善於親推先人之惠而施及於後  
兼收其美尤爲前賢所不及余竊嚮慕之茲值落成屬  
余爲記輒敢僭言邑南郭舊有池環數十畝名曰南塘  
創自助甫張公其後數易其主荒落已久公先贈君明  
初購得之園中花木皆贈君所手植因悟木穉無隱之  
義植桂尤多迨贈君沒旋值兵燹公自易之解節避亂  
江南及中原底定始獲旋里再過南塘則三徑就荒而  
所植桂樹獨翳然無恙公念贈君手澤之遺因而增置  
亭榭入門有第五橋門內有宛在堂前有此君亭後有  
瑞芝閣傍有醒花草堂臥梅軒深秀軒淨有亭水心亭  
清陰广幽篁深處其間板橋曲逕皆有雅人深致公曰

游息其中賦小山藂桂身將隱矣乃以薦舉再至始應  
詔出山自公之出十有餘年而余時偕賓客僚吏或穿竹  
賞花或載酒泛月相與優游宴會於此園者亦十有餘  
年久而樂之幾忘此園之非我有也公歷官駕部視學  
七閩今賦歸來慕古人捨宅爲寺之義而園之東舊有  
大士蘭若因以其園施而廣之改爲佛寺建山門三楹  
六段五楹迴廊十楹藏經閣三楹鐘鼓樓二座香積厨  
三楹樓閣亭榭仍存其舊額爲金粟禪林施地千畝爲  
十方常住之需公之言曰金粟卽桂花也且佛有金粟  
如來之號其義相合五行之吏金屬秋其位在西佛自  
西來以金粟額禪林義有取爾也禪林旣成延高衲如

惠遠者使居之慧遠作廬山白社一時賢士大夫皆從之遊如新蔡之畢潁之卽社中人也陶淵明以飲酒而不肯入謝康樂以心雜而不能入今公性不飲而心復爭知於清淨理當必有得也然吾於公非徒謂其有曠達之觀而更重其有仁孝之思也曰吾親所愛吾思所以守之吾親好施吾思所以繼之昔蘓明允嘗愛吳道子所畫藏經龕四版及沒子瞻施之浮屠作大閣以藏之寺僧至欲盟之佛以守之子瞻曰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守此金粟也與子瞻所以守四版者正千古有同心也若夫家有名田而不自有曰父母之貽也田有餘粟而

不獨飽曰父母之志也以千畝之粟爲供衆之資一出  
言而不忍忘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仁之至也公旣改  
別墅爲禪林而澤及十方之衆歸德先人傳教後世所  
謂有達人之志而不詭於正有敦本之思而歸善於親  
推先人之德而施及於後故足述也公大父納言乾峯  
公以修築東堤之功惠在一方千萬世勿替故簪纓奕  
世食報無窮公復能繼志如是其益斯衍慶垂裕後昆  
又寧有旣哉是爲記

重開龍門碑記

劉元琬

邑城之有龍門非古也蔡何以有龍門曰以文廟而壁  
故也文廟面壁有龍門非古也蔡文廟面壁何以有龍

門曰以學宮逼近東南雉堞惡其塞故闢門以通之也  
門之闢幾何時也則傳自萬歷年始也其闢而復閉何  
也則以明季之艱于守禦也修復道爲青雲路則以歷  
級而登所由適于龍門也建坊城上曰龍跳天門則以  
出潛離隱象變化也門額曰啟泰則以去否發屯將日  
升也厥左建奎樓曰聚五昌期則取義于五星聚并昭  
文明也然則龍門之闢也以疏道脉也以振文運也以  
增形勢而崇觀瞻也子輿曰義路也禮門也詩曰君子  
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歲戊辰呂令君葺蔡之四年  
政通人和百廢俱舉而尤加意斯文思有以起其衰而  
救其弊嘗以彤家言龍門啟閉關學校盛衰邑人士扼

腕于科第寥落或咎門閉之故亟以重開龍門請呂侯  
曰是余之志也亦余之責也爰捐俸鳩工庀材經營日  
月門坊樓額煥然一新不傷財不勞民大有功於文教  
甚盛事也廣文李君緘庵任君汝振暨叔子弟中山任  
緘予爲記予維蔡邑鍾天地中和之氣其人秀而文科  
第之盛甲于中州緊惟龍門之故與未敢以爲然也雖  
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文運之有盛衰也猶龍門之有  
通塞也龍門之蓄極而通其文運之積極而盛乎試登  
龍門而望之南襟汝水北帶洪河岡陵起伏爽氣西來  
堤障蜿蜒清流東注呂亭故墟四顧依然吾聞秩宗之  
所封職司降典其猶有存焉者乎紹前徽而啟後人端



在是也士之由是路出入是門爲潛也爲躍也爲田之見也其尚弗忘所自哉昔大禹受金檢玉函之書以弼中天文明之治首曰鑿龍門龍門之名義有取諸則是役也功不在禹下不可以無志

重修城隍廟碑記

呂民服

城隍廟在縣治之西北大市直入金牌署字貌魏煥而勢嵯峨者廟是也余來治新蔡宿神室以告虔見其外覺可觀而其內將頽敝矣乃心焉籌度之謂此廟不修行將敗上雨旁風神無所棲古者城隍神之鎮縣治者爵視伯執躬圭與邑令同分陰陽也然陰陽無異理假衰越乎鬼神而怠慢乎祭祀神之不安于陰亦猶令之

不安于陽也陰陽乖沴則風雨不時實神慢祀又何有云享祀豐潔神必佑我者乎雖然未可爲一日之事且徐以圖之爰考舊志茲廟蓋修自萬歷癸酉成于甲戌兩年而始告成去今蓋百有二十年矣其中歷兵火闕歲時得歸然獨存者莫非神之力也自余來新蔡亦將七年此七年中何嘗一日不欲爲廟計第覽邑之郊原則荒草蘩然也邑之歲時則旱潦繼踵也邑之人民啼饑者載道而號寒者滿室也爲吏者治民之不暇而敢言事神哉然猶未敢自懈也余乃漸而履畝矣見耕者在田而禾黍有成也漸而編甲矣見厨有烟火而室闐機杼也雞犬之聲可接而掛讓之風或見矣于是乎民

有起色神曷佑我乃進父老而言曰汝知先王之制祭  
祀乎東方生人之區也爲立風雲雷雨之壇焉城隍之  
神與之共祀焉北方泰厲國厲之所祀也治幽者必以  
神乃命城隍以至之載在會典罔敢隕越若夫廟祀者  
此吾與爾父老朔旦歲時所禱祠而瞻望者也今見其  
榱桷頽矣棟梁崩折矣神像露處而風鬢霧鬢泥立而  
鶴跂也苟不協于鬼神安所謂惟德是依者哉况吾與  
汝父老爲斯民之倡亦將何以妥侑神祇廟貌是式乎  
于斯者有年越今年辛未復以是言爲父老訓父老曰  
茲則可以修矣今大河以北及關陝三晉旱乾連年蝗  
虫蔽野民之逃亡者無地不有也幸此數百里內稱爲

有秋假于此而勸諭之樸者自新而愚者自悟俊秀者  
冀其有觀瞻而扶杖機軸之間皆樂以五銖尺布思徼  
福于神明矣况山有木工可度也陸有車農可運也舟  
之所載斗之所量可以襁至而輻輳計日而報成功矣  
遂從大殿起至于後寢官前拜殿兩廡分司前門及坊  
宇不日而告完于是率父老子弟拜舞于階酣歌于室  
以落成父老曰是役也雖邑子弟之相與有成香火之  
靈感所致亦天時之有以默就而經營者之適以巧合  
也先王以神道設教夫豈無故而然歟乃作迎神送神  
之曲于歲時伏臘以享云 院宇沉沉鐘漏長嘉粟旨

酒生馨香遙觀淑氣來羹墻蘭有秀兮菊有芳神其至

止凝貞祥我有黍稷我有牛羊惟神之佑兮安且康石  
迎神曲香霧霏霏神旣歡君子有酒旨且甘雲車風馬  
鳴和鑾神其醉飽歸青天千祥百祉盈閭閻逢彼伏臘  
降我几筵惟神之德兮如淵泉石送神曲

文廟禮器碑記

呂民服

先師孔子歷代祀典不一禮明樂備  
國朝稱盛焉

歲在甲子

皇上幸闕里揮宸翰大書萬世師表四字懸殿額用昭

重道至意旋以御製瀕天下學宮如式遵行於鑠

哉一代巨典萬世大觀也旣又咨春卿特設樂舞

生六十有四人着衣冠頂帶於春秋上下按律奏舞以

相肆祀典制商皇至矣茂以加矣駕歷代而上矣民服  
一介小臣作吏下邑敢不對揚 休命遍隆盛事顧

蕞爾荒陬禮器殘闕有間至金石絲竹之屬又復莫考  
揖讓升降不可以意求綴兆疾舒不可以思得何者爲  
迎神之咸和何者爲奠帛之寧和何者安和之爲初獻  
景和之爲亞獻終獻撤饌之爲宣和送神望瘞之爲祥  
和方期詳請土臺謀觀厥成恭遇大中丞閻公仰體

聖天子典禮樂崇聖道雅意召工歌之士於闕里教習新設  
樂舞生兩閱月而藝成頒式各州縣則而效焉民服  
慶古禮復作古樂復興也爰取禮樂諸器悉爲創製今  
之列在廟中者豆簋簠篚筐篋以竹以木者也如法而

織以竹琢以木焉鼎瓶尊壘以瓦以金者也如法而陶  
以土治以金焉簠勺壘洗巾盆不一其類或以金或以  
布或以木者也其以金以布以木悉如法爐燈庭燎成  
法可遵也悉如法麾旛樂之引導者也以絳帛矣則絳  
帛矣若鐘編鐘金之大者也以金焉特磬編磬石之潤  
者也以石焉琴瑟則有木與絲在箎笛簫管笙匏則有  
竹與匏在埙用土楹鼓懸鼓應鼓搏拊鼗鼓田鼓用革  
簾業崇牙鼓之文也用木祝敵所以起止也用木旌節  
籥翟厥用維絲與尾舞以色尚赤帶用綠冠加頂靴以  
革爲之制悉如法樂舞生選童子秀而文者充焉不以  
喬野濫廁誠慎之也凡旣備矣用是踴躍拜手而言曰

法寧府志卷二十一  
古所謂功大樂備治辨禮具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述洵無如我、昭代之盛者敬勒珉石用  
垂不朽

綠波樓詩集序

呂民服

語有之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  
讀其書一聖一賢諄諄以此相警誡承其教者僥倖一  
郡則一郡前後之人材必錄焉僥倖一邑則一邑前後  
之人材必錄焉甚而得名通天下則天下前後之可爲  
吾師可爲吾友者更不敢不錄也余風塵奔走將二十  
年矣曩者承乏永壽乃關中歷朝建都之區其間名賢



迭興余竊有志彙撰一書以發潛德幽光當是時戎馬  
倥偬朝夕以轉輓是急不遑過而問古先之遺墟曰何  
者爲標何者爲準卽二陵之風雨温室之樹名亦不暇  
詢及焉越今茲又得蒞新蔡心自思曰新蔡吾呂氏之  
遺也吾先君典禮於茲而始得姓於呂幾年而督耕鑿  
幾年而受陶融今六年所荒者闢廢者興學宮而旣修  
矣書院而復成矣乃躍然曰可以尙交古人矣進邑士  
而問焉昔嘉靖隆慶之間有張助甫先生者其書可得  
讀歟衆皆曰書舊有刊板兵火後無存者問井中殘編  
斷簡縱有所留皆無全帙余乃懸示以告鄉里有留得  
綠波樓集者敢借錄期月而以原本還於是而有以殘書

進者既又有以殘書進者乃聚三進者而編集得大半  
同復越他邑更得其全書遂自喜不一月而錄功畢再  
月而以書還其人不三月而覩其書成更章梳而句櫛  
之究其學之所自始原其書之所由來欣然成帙謂此  
可以問當世之通人乎多士咸謂昔譚慎伯先生魯仕  
於此欲刻是書而未成也金長真先生郡守於此旣出  
大復集欲購綠波集而刻之又未能載在凡例以爲志  
憾今幸而得公政暇而刻此書綠波樓之幸當何如耶  
余乃曰余遼海之鯽生也過大梁者猶佇想於夔門游  
九原者尙興懷於隨會以吾爲邑長於茲前有賢而不  
知後有學而不敢大廷命官之意何居敢負潛德之光

歟是集也設者正之諱者易之遺者補之此余不敢刪削以存公原詩於天壤之間也是者賞之非者抹之有原者從而指示之誤用者稽古以證之此余不敢自是以見校讐之踈貽公詩於薄海之誦也五七言古若干首五七言律排律若干首五七言絕句若干首各以其類分爲卷帙此余以公有韻之聲公於寔字之意也至若奏疏若干篇尺牘若干篇序記祭誄若干篇不敢卽刻此余以無韻之聲以待後來者識公於古文之內也然必載弇洲之言於其前者此三甫之名所由始也復錄大泌之傳與庭訓之志逢吉之說大泌之序李襲美之校以光於首者正以見同好之情符於今古也又必

載與李舒章之錄更以見公詩之選不自今日也至若  
與公同時之有名於汝寧者爲浮光之喻時劉黃裳之  
父子確山陳太僕之著作汝陽秦京及公子震諸書所  
忻慕而未之得者更望後之博採云

大呂書院靈芝賦

舒逢吉

遼海呂信之先生爲新蔡令構大呂書院於城東北陲  
以課士也辛未夏日乃累石成山爲息遊之地秋七月  
生靈芝焉初如繭數日而大如盎黃色有光彩羣往觀  
之曰昔新昌宋令邵叫下車三月而產靈芝今呂侯治  
書院產靈芝然皆瑞也爲作賦賦曰惟土之和順兮乃  
木威之挺生非慶雲之不誕兮俟黃菌以芳莖豈人事

之敢造兮必天氣之自然考圖應之屢記兮亦稽古之  
所傳許慎斷無其濫說兮三秀會本之屈原得與九畹  
同其芳兮復借五行體乎安全黃固以屬土兮和方長  
夫瓊埏藉陰雨以滋茂兮倏如繭而如拳未旬日之綽  
約兮忽壯麗其如盤藉磐石以炫燿夫巨木兮臨城闕  
而燦夫澗澗謂五石之煉形兮茲六芝之延年考春秋  
之瑞命兮旣覈夫王充之論衡同善人之與居兮故得  
比夫香蘭嗟芝草之無根兮亦醴泉之無源奚必商於  
之堪隱兮方採茲以當餐瞻嵩高之截肪兮較金芝而  
同顏齊泰岱之翠羽兮偕龍芝而平觀若瀟霍之丹碧  
兮又珊瑚與蘭杆燦爛如澤漆兮又媲美夫常山產高

夏者依木兮狀紫衣之翩躚合五嶽而方駕兮束羣芝  
以喧闐訝昌蒲之九節兮敢與此夫比肩博芝栴之無  
花葉兮將庾蔚之偶談聞木芝於盧諶兮聆王肅之殖  
言合後鄭之三十六物兮有木樵之註箋稽漢武之芝  
房兮在離宮之甘泉驗應劭之秘注兮謂枝葉以相連  
羨神草之呈瑞兮發靈秀於赤縣稱王者之貞祥兮生  
此物以兆焉厥瑞在國兮膺寶籙於億千厥瑞在官兮  
晉台衡之仙班厥瑞在士兮欣聚升而彈冠厥瑞在歲  
兮慶豐亨之無邊厥瑞在民兮安耕鑿而優閒佳氣凝  
而見奇兮齊奔走以周旋遊人感而作賦兮因慨慷以  
成編亂曰商山紫芝兮四皓非仙參寥詠德兮涑水有

園載見此芝兮今古奇觀  
威喜可羨兮神契有言恭惟  
院落兮於萬斯年